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審慎的行動：柏克論美洲政策

Action of Prudence: Edmund Burke on American Policy



馮卓健

Feng, Cho-Chien

指導教授：楊肅獻教授

Advisor: Professor Yang, Su-Hsien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謝辭

身為人子，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獲得父母的支持，在完成論文的此刻，我十分感謝一直在背後支撐著我的父母和家人。平常鮮少主動打電話向外聯絡的外公，在我論文口試當天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通過了，這樣的關懷使我熱淚盈眶。雖然我在進入歷史系之前，其實不太清楚歷史學這門學問的內涵，然而感謝在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們的教導，使我對於歷史學的內涵有越來越多的認識。今日終於可以完成這篇作品。這篇論文的完成歸功於許多貴人的協助，感謝楊肅獻老師帶領我進入柏克的世界，透過楊老師的文章和教導，讓我逐漸對柏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興趣，也由於楊老師的提醒讓我這些年來獲益良多，也讓我這篇論文不至於更糟糕。感謝在過去幾年提供我助理工作的老師們，劉巧楣老師、閻鴻中老師、陳慧宏老師、劉慧老師以及趙綺娜老師，擔任教授們的助理，無論是教學助理或是教研助理，除了使我能提供妻子和兒子的生活所需外，也都讓我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和磨練，也使我有機會接觸各種資料，各種不同觀點，也激發了我許多的想法。我也十分感謝陳正國老師和張四德老師，在時間匆促的情形下仍願意擔任口試委員，也提出許多美好的建議和鼓勵，這些建議提醒和鼓勵都讓我銘記在心。我特別要感謝中研院的李孝悌老師，在過去長達三年的日子裡，讓我擔任兼任助理，使我除了有一分收入外，也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經驗，也讓我可以使用一些中研院的資源，每次跟李老師講話都有如沐春風的美好感受。

最後，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的妻子楊佩玲女士，在我還在念碩士班一年級時與我結為連理，這幾年中除了照顧我們家庭的生活起居以及環境外，也不斷地鼓勵我持續地努力，她對我美好的愛情是我的動力來源，她也辛苦地照顧我們的兒子馮望。每次在家中看到馮望可愛的笑臉，更激發我需要努力的決心。在我們即將出發啟程前往美國讀書的前夕，對於妻子長期以來的真誠支持，更覺感謝。

摘要

在七年戰爭之後英國為了減輕帝國財務的負擔而改變了對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向其徵稅，人民不堪其擾而引起了許多的抗爭與騷亂。英國國會中的羅金漢輝格派的人士主張恢復舊體制與美洲和解以獲得帝國內的和平，柏克身為羅金漢輝格派的文膽，有大量的與美洲相關的演說與文稿。後代學者對於柏克的美洲政策褒貶不一，有些學者，例如克拉克，質疑柏克對美洲的認識其實是很不足的。本文試圖從柏克的演說及文稿中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柏克的美洲政策所依據的原則與概念，並與同時期的北美洲人士的言論比較，結果將柏克所依據的原則分成了三個主要的原則：代表與徵稅權、自由權利，以及帝國的利益，其中帝國的利益是柏克最主要的關懷。柏克以審慎的態度為核心，力求維持帝國內的最大利益，在他看來，內戰不會帶來有價值的益處，所以他反對內戰，力求英國與美洲和解。雖然有人批評柏克沒有清楚認識美洲人民對獨立的嚮往，然而考慮到一方面柏克書信往來的對象主要都是效忠派的人士，另一方面美洲人民雖然有考慮獨立，但缺乏堅決的文字，而且柏克確實主張持續的壓迫會迫使美洲人民走向獨立，可見儘管柏克一生沒有踏上過美洲大陸，然而其對美洲風氣的掌握堪稱準確。

關鍵字：美國革命、柏克、大英帝國、憲政權利、審慎

Abstract

The British Empire changed its policy and levied taxes from the American colonies to relieve the heavy burden of Empire; however, this new policy provoked a series of turmoil as the result. The Rockingham Whigs asserted that British Government should return back to the old colonial policy to acquire tranquility in the Empire. As a leading speaker and writer among Rockingham Whigs, Edmund Burke left abundant works on American Affairs. Evaluation of these work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mong modern scholar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Burke's understanding on American Affairs is very shallow. This thesis attempted to analyze Burke's works and discuss the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these works based on, as well as compare with the work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I found that his argument was basically founded on three principles: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and taxation, liberty,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interest of the Empire. Burke pursued the greatest interest for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attitude of prudence, and believed that civil war would not bring any valuable benefits for the Empire. Therefore, he asserted conciliation and peace with the American colonies. Some scholars criticized Burke for not aware of the general desire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nonetheless, Burke's correspondence were mainly with the loyalties in the New York colony, and also there were not many documents firmly asserted for independence. As Burke did predict that continuous oppression would force the people to the road of independence, he really held a quite precise understanding toward the situation in American colonies although he had never been there.

Key Words: American Revolution, Edmund Burke, British Empire, Constitutional Rights, Prudence

目錄

謝辭.....	1
中文摘要.....	2
英文摘要.....	3
導論.....	5
第一章 徵稅與代表權.....	16
第二章 自由與獨立.....	29
第三章 帝國利益.....	46
第四章 審慎的行動.....	56
結語.....	60
引用書目.....	64



導論

當北美殖民地主張由於國會中沒有美洲的代表，所以國會不應對北美殖民地徵稅時，身為一個國會議員，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應該會如何思考這一個帝國的困境呢？特別是當事情越演越烈，英國政府與殖民地激進派人士的衝突一觸即發，柏克身為在野的輝格黨的文膽，會如何看待政府對待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呢？從 1765 年起，柏克就開始了他擔任國會議員的生涯，首先遭逢的重大議題之一便是《印花稅法案》以及所衍生的與美洲殖民地相關的課題。從 1766 年在國會中的演說開始，一直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他在這個議題上留下了許多的演說及文稿，雖然他從各個角度和原則為起點，試圖說服他的同僚反對當時內閣的政策，對美洲改採和解與寬容的態度和政策，然而綜觀其論述，他反覆地使用「審慎」(prudence)一詞，可以發現儘管他在演說中運用了一些抽象的權利原則和自由精神的語彙以申論他的想法，但是他確實重視經驗法則多過於抽象理性。綜合過去經驗後，他強調要以審慎的精神做為所有政策的基礎，盡一切努力與美洲和解才是最符合審慎原則的行動，也最符合帝國的利益。

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柏克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¹。在書中，他對法國大革命的中心思想以及舉措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也因此往往被歸類到反啟蒙人士的行列。之所以柏克在當時所採取的立場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甚至讓他輝格黨中的同志跟他割袍斷義，很大的原因是柏克在 1789 年之前一直被視為輝格黨改革傳統的支持者。他對美洲殖民地抗爭的支持，對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在印度不人道統治行為的鄙視，使他被視為人權的代言人。

在政治思想史上，柏克對美洲革命和法國革命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引起了廣泛

¹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 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 Relative to That Event. In a Letter 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Paris.* (London: J. Dodsley, 1790).

的討論。這種不同的態度有許多可能的原因，可能受到其政黨政策及當時的政治情勢的影響，也可能是如同他在 1790 年代的政敵所說的，是為了年金。²但是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對美洲的了解不夠充分，而導致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³這篇論文的目的，是要透過將柏克放在當時的政治思想和行動的脈絡當中，一方面檢視從《印花稅法案》以來他對美洲事務的觀點，一方面也檢視美國開國者及革命者的相關論述，並從中檢視柏克對美洲事務的觀點是否貼近美洲殖民地人民所持的立場，以對柏克的美洲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柏克所處的十八世紀英國政治

楊肅獻教授在〈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一文中，將柏克置於英格蘭啟蒙運動的脈絡中，藉著達恩頓(Robert Darnton)所提出的上層與下層啟蒙運動的分別，以及學界中所逐漸建立的「激進的啟蒙」(radical enlightenment)及「保守的啟蒙」(conservative enlightenment)的分類，楊教授提出柏克並非是反啟蒙，而是屬於保守的啟蒙的範疇。⁴除了受到抽象的啟蒙思潮影響外，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輝格黨的發言人，以及紐約殖民地議會的代理人(New York Assembly agent)，柏克的言論也受到當時政治情勢很大的影響。關於柏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所處的政治環境，也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國會史與政治史，有許多學者作出了極為豐富的研究，也為了解柏克所處的脈絡建立了基礎。狄金森教授(H. T. Dickinson)在《自由與財產》(*Liberty and Property*)一書中，利用各種史料，特別是宣傳冊子，圍繞在主張自由以及保護財產權上，討論了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意識形態。⁵

² 在當時有許多人懷疑他忽然轉向是為了為了一些實質上的利益，例如年金。柏克為此寫了一封公開信駁斥這種說法。見 Edmund Burke, "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Vol. VIII*, new edition (London, 1826), pp.2-73.

³ J. C. D. Clark,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late to the French?" in *An imaginative Whig: reassess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Edmund Burk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Ian Crow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5), pp.80-81.

⁴ 楊肅獻，〈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台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8 年 12 月)，頁 163-164。

⁵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Methuen,

除了政治思想上的意識形態之外，國會和政黨政治也是柏克生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研究十八世紀政黨政治發展的名著之一是布魯爾(John Brewer, 1947-)的《喬治三世即位時期的政黨意識與大眾政治》(*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書中詳盡研究了十八世紀晚期的政黨政治，柏克正是此一時期輝格黨羅金漢派的重要喉舌，他有很多的發言，特別是關於美洲政策的發言，都跟羅金漢派的政策有關。⁶布魯爾在書中談到美洲與英國激進主義之間的關係，提到 1764 到 1770 年間在美洲出版的 84 份有關殖民地和母國關係的小冊子，有 37 份在英國重印出版。同樣的，也可以發現許多主要的英國宣傳小冊子，在美國出版。⁷可見當時大西洋兩岸交流十分頻繁，美洲課稅的問題也成為一個引子，在英國政界引發代表權與課稅權的討論。在這個討論之中突顯出英國當時代表制度的不合理性，也加深了對改革的要求。⁸

除了單純政治上的因素外，美洲殖民地對英國本土的影響力來自商業貿易，歐森(Alison Gilbert Olson)認為美洲殖民地透過其代理人對政府遊說的行動，是維繫當時帝國的關鍵力量，資訊的交換與利益的協商，使帝國的運作看起來比實際更為順暢，然而僅依賴一小部份人來傳達訊息的結果，是雙方所獲得的訊息都不完全是正確的，當貿易部(the Board of Trade)的重要性逐漸被削弱，倫敦和美洲的利益團體失去其著力點，帝國的危機也就接踵而來。⁹除了歐森以外，卡曼(Michael Kammen)也針對美洲殖民地在重商主義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十分詳盡的討論。¹⁰自從 1770 年起，柏克也身兼紐約殖民地議會的代理人(Agent for the New York Assembly)，關於這些代理人在十八世紀大西洋兩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美國革命的影響，卡曼做了十分詳盡的研究，他指出柏克在查爾斯

1977), pp.205-6.

⁶ Frank O'Gorman,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p.79.

⁷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02.

⁸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210.

⁹ Alison Gilbert Olson, *Making the Empire Work: London and American Interest Groups 1690-179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12.

¹⁰ Michael Kammen, *Empire and Intere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J. B. Lippincott, 1970).

(Robert Charles)死後接替了他的位置，當時在紐約州當權的狄蘭希(James Delancey, 1732-1800)希望找一個羅金漢輝格派的人士來擔任這個職務，於是就找上了柏克。然而卡曼也認為找上柏克或許是錯的，因為他並不了解美洲紛爭的本質。¹¹

有關柏克作為紐約殖民地議會代理人的研究，最重要的經典之作是霍夫曼(Ross J. S. Hoffman, 1902-1979)的《艾德蒙柏克，紐約代理人》(*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¹²除了收錄柏克的相關書信之外，也寫了一篇導論研究了柏克生涯與代理人這個職位的關聯。柏克之所以支持美洲殖民地的立場，會不會是因為他作為紐約殖民地代理人的身分呢？霍夫曼認為柏克在擔任代理人期間關於美洲與英國的爭執，他的舉止都符合他所屬的黨派的原則和要求，當美洲的危機日漸增溫，儘管作為代理人，然而他的舉措是受到作為國會議員的更高責任所侷限的。他也不會讓紐約的利益使他在他的黨派和國家的原始和主要利益上作出讓步。他希望能夠維持原本立法機構的至高權力的完整和尊嚴，他相信如果美洲能夠被「合理地」管理，美洲和英國本土的關係不會妨礙到任何美洲人所珍視的自由原則。¹³換言之，在柏克的想法中，英國的憲政在審慎的原則(*principle of prudence*)下，與美洲人民在課稅權上的訴求是沒有抵觸的。所以他認為完全是可以安撫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並容納於帝國之中的。

柏克研究

雖然柏克並沒有位居高官，然而作為羅金漢輝格派的文膽，他在英國國會及政黨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相關的評論與研究從他生前就已經很豐富。在十九世紀後期，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寫過兩本書來探討柏克的思想，他從功利

¹¹ Michael G. Kammen, *A Rope of Sand: The Colonial Agent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0.

¹²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¹³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p.189-190.

主義的觀點來詮釋，他聚焦於柏克早年的著作，凸顯他對宮廷派的批評、對專制政府的質疑以及對愛爾蘭、美洲及印度殖民地的同情。他認為柏克支持商人利益、市場經濟、宗教寬容與自由憲政，這展現出了他的自由主義立場。¹⁴

1950 年代之後，在美國又掀起一股研究柏克的風潮。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美國出現一批新保守派，他們指出，柏克認為一個至善的政治秩序，其核心是一個道德秩序，而這秩序根源於傳統的宗教思想。這個基礎便是從中古湯瑪斯學派所傳承下來的自然法傳統。馬克斯派的學者也沒有缺席這波浪潮，以馬克弗森(C. B. Macpherson, 1911-1987)為首，他們從柏克的政治經濟學的論述之中，認為柏克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個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而他之所以為傳統貴族請命，是由於英國的貴族階級早已資本主義化，所以柏克正是為了資本主義的秩序作辯護。除了左派學者有這發現外，傳統自由派史家波考克(J. G. A. Pocock)也有類似的發現。¹⁵

此外，有幾本傳記性的研究，也是今日柏克研究的重要基礎，歐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 1917-2008)的著作《美好的旋律》(*The Great Melody*)是對於柏克的生平十分重要的研究，歐布萊恩認為正如同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所查覺的，柏克的所有論辯中，都持續有一個攻擊的對象，那就是權力的濫用。¹⁶關於美國革命，歐布萊恩指出前文提過的霍夫曼認為柏克關心的是帝國的問題，而非美洲人民的受苦，柏克對美洲人民的同情心理是不強的，而與美洲和解對柏克而言是個方法而不是目的，一個使北美留在大英帝國內的方法，帝國的平靜和繁榮才是他的政策的目的。然而歐布萊恩認為並非全然如此，他在書中指出，從 1775 年以後的書信中可以發現，在戰爭爆發之後，柏克對殖民地的人民的情感變得很強烈。而且柏克不僅是關心帝國的維持，他也樂於見到帝國能為了其上居民的整體利益而運作，而不只是為了國會中的代表的利益。他不只

¹⁴ John Morley, *Edmund Burke,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1867); *Burke* (London, 1879)

¹⁵ C. B. Macpherson, *Burke* (Oxford, 1980) and J. G. A. Poco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ke's Analy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5(1982), pp.331-349.

¹⁶ Conor Cruise O'Brien, *Great Melody: A Thematic Biography and Commented Anthology of Edmund Burk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xxiii.

想要看到帝國的平靜與繁榮，他也想見到帝國的自由。這樣英國憲政的好處才可以完整地賦予每一個國王的臣民。對柏克而言，和解不僅是維持帝國，更是將帝國中的自由延伸出去。當戰爭一開打，必須在帝國的維持和美洲的自由中間作一個選擇時，他和他的朋友選擇了美洲的自由。¹⁷

有關柏克對於美洲事務的觀點幾乎所有探討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都會提到。洛克(F. P. Lock)為柏克寫了一本兩卷的傳記，在書中他也根據柏克的出版品以及國會的記錄，鉅細靡遺地整理及討論了柏克在這段期間的觀點。洛克認為當柏克在 1774 年 4 月 19 日起身時，他已經知道這場辯論的結果會是如何，他所屬的少數派可能會增加或減少，但他是毫無機會說服國會扭轉之前的決定的邏輯的。然而他還是花了很多時間準備演講，他的目的是要合理化羅金漢政府當初的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和廢除印花稅法案(Stamp Act)。¹⁸除了他在這裡所提到的柏克 1774 年的演講外，他也詳細描述了其他幾篇相關的演講和文章的背景。歐高曼(Frank O’Gorman)認為柏克在這個議題上反映出他是一個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他並不願意去從抽象的權利理論來著手，而從現實層面著手，歐高曼認為柏克不相信和解的政策會削弱英國國會的帝國權威。實際上，柏克認為這樣的政策是恢復權威和維持帝國所必需的。他所懷抱的理想是回復到帝國關係的黃金歲月，也就是在 1764 年國會開始打算對美洲徵稅前的帝國關係。¹⁹馬茲利許(Bruce Mazlish)試圖去說明柏克認同 1688 年和 1776 年的革命和反對 1789 年的革命是符合其一貫的思維的。他認為柏克重視的不是所謂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而是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s)，柏克從未否認用革命的方式來維護歷史上所建立起的權利是正當的。所以既然 1688 年的革命所主張的是恢復之前曾經擁有的憲法權利，當然就是符合柏克理想中的革命，他也將 1776 年的美國革命視為是要求恢復舊有的憲政權利，所以他也能贊同這個革命²⁰。

¹⁷ Conor Cruise O'Brien, *Great Melody: A Thematic Biography and Commented Anthology of Edmund Burke*, pp.89-90.

¹⁸ F. P. Lock, *Edmund Burke* vol.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51.

¹⁹ Frank O’Gorman,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79.

²⁰ Bruce Mazlish,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of Edmund Burk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0,

科克(Russell Kirk)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柏克對美國革命的觀點，他認為在柏克和英國輝格派(Whigs)一般的觀點中，美洲的獨立戰爭不是今天革命這個詞所指涉的那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顛覆，而是相當於英國政府在威廉(William III, 1650-1702)和瑪莉(Mary II, 1662-1694)就任時的那種改變。他指出，在 1789 年之前，革命這個詞和今天常用的意義有些不同，是用來描述週期性的改變或事件。科克認為柏克及其他輝格派是以舊的方式使用革命這個詞，這種使用上的改變在今日會造成討論上的一些混亂。在輝格派的歷史詮釋中，以 1789 年之後的定義來說，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的被推翻不是造成革命，而是預防革命(a revolution not made, but prevented)。另一方面，殖民地聯合起來的共和國僅在一些少數方面上是新的秩序，大體上仍建立在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經驗，以及主要從英國而來的組織、習慣和信仰上。美國革命並沒有立即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也沒有領袖認為新的國家應該與他們過去的習慣、道德判斷以及主要的制度做出切割。²¹建立在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意圖將英國人的自由權利連根拔起的這個假設上，在美國的輝格派決定建立軍隊並冒著被吊死的風險，他們宣稱他們在抗拒有害的創新，並捍衛他們自古以來的權利：他們是真正的英國人，起而武裝自己以維護柏克所說的他們國家的特許的權利²²。因此科克認為當時的殖民地人民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殖民經驗，而捍衛他們的權利以便在未來能像過去一樣活著，他們不是在建立一個新的理想國度。²³

美國革命的詮釋

科克認為柏克確實掌握了美國獨立革命的精要，也就是意圖回復他們原本的權利。然而對於美國革命是否僅僅是一場立場相對保守的革命仍有很多的爭論。對於美國革命，伍德(Gordon S. Wood)在《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The Radicalism*

No. 1, (Jan., 1958), pp.29-30.

²¹ Russell Kirk, "A Revolution not Made, but Prevented", in *Edmund Burke: Appraisals & Applications*, edited by Daniel E. Ritchi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p.89-90.

²² Russell Kirk, "A Revolution not Made, but Prevented", p.94.

²³ Russell Kirk, "A Revolution not Made, but Prevented", p.95.

of American Revolution)一書中認為美國革命使美洲生活中的共和傾向浮出檯面。採用共和制不只是簡單地使美國文化同社會更加協調一致，也意味著一個清除君主制的殘餘的機會。並且一勞永逸地在人民中產生新的啟蒙式的共和關係。這種變化標示著一場真正的激進革命，不僅是政體的變化，也是社會的變化²⁴。提到當時人民追求獨立的心態，伍德表示：

在 1763 年之後，皇家官員們所有的努力與英國政府試圖重新改造帝國結構的企圖以及試圖從殖民地獲得稅收的企圖都攪在一起。所有的英國政策都威脅著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長的自由與獨立的希望。十八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人民情緒激昂，在這種氛圍下，英國政府改造帝國的的努力似乎是要把正在摧毀英國本國的自由罪惡作法延伸到殖民地來。...身受激進的輝格派以及共和派反對王室的思維影響，美洲人把這些君主制的個人勢力和庇護制的作法看成是「腐敗」，視為是大人物和渴望權力的寵臣企圖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不惜毀掉殖民地的均衡政體以及大眾自由的行徑。²⁵

伍德認為藉著採用激進輝格派反對的語言，並且透過攻擊君主制對家族影響及庇護的濫用，這些美國的革命份子不只怨恨腐敗的政治，實際上他們正在破壞把傳統的君主制社會結合在一起的紐帶。他們的反對因此必定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社會上的。這種社會對抗不是窮人對富人，也不是工人對雇主的那種對抗，而是愛國者們對宮廷派的。²⁶這些革命份子所主張的獨立，不僅是他們的國家獨立於

²⁴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169.

²⁵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174-175.

²⁶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175. 伍德認為宮廷派和愛國者有社會階層上的區別，他認為宮廷派的社會地位是來自於王室或宮廷的授予，是由上而下的，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是與宮廷息息相關的。愛國者的社會地位是來自自己的努力，是人民所賦予的地位，與宮廷和上層社會的影響無關。

英國，而更重要的是，個人獨立於私人勢力的影響以及溫暖而私人的情誼²⁷。伍德所認知的美國革命遠遠超出柏克等人所認為的主張原本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而是更進一步地要求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這種對共和制度的主張延伸到日後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的爭論：究竟一個共和國可以多大，如果一個共和國必須很小，那麼聯邦政府的權利應該被限制，以州為單位建立共和國，聯邦則是共和國的聯盟。如果一個共和國可以更大，則可以以整個聯邦為單位來建立共和國。

貝林(Bernard Bailyn)針對美國革命的議題有許多經典的著作，他在 1960 年代計劃編一套書來收錄一些革命時期的小冊子，在 1965 年他出版了第一冊，他不僅是將小冊子集結成冊而已，他為每一本小冊子寫導言，讓讀者可以很快地大概了解這本小冊子的地位、內容和重要性。可惜的是他也只有出這一冊。不過在這一冊的開頭，貝林也為這套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論，後來擴充成為這領域的一本經典著作《美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他一方面追溯這些思想的起源自古典時代，另一方面，他認為這些古典思想對革命時期的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詞彙上，而非在邏輯和基本原理上，比較直接影響了這一代的思想成型的仍是與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主義著作有關的那些觀念和態度，不僅表現出自由改革的理性主義，同時也表現出啟蒙的保守主義的理性主義²⁸。英國的習慣法(common law)傳統以及清教徒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也是也往往是小冊子中的重要成分的來源。從十七世紀末以來，英國反對派的傳統也逐漸在殖民地社會生根，對於王權專制的疑慮也充斥在這個時期的小冊子中，美洲殖民地生活狀態的改變，使得在英國顯得極端思想和論述在北美卻像是在描述事實一樣²⁹。貝林認為這種激進主義的傳統，為革命世代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中的不協調因素提供了協調的力量。在這些觀念的架構中，啟蒙的抽象概念、習慣法的先例、聖約神學以及古典的類比可以匯集成一個綜合的政治理論³⁰。

²⁷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178.

²⁸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6.

²⁹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51.

³⁰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53-54.

柏克與美國革命

伍德和貝林同樣關注美國革命中激進主義的成分，問題在於柏克為何沒有處理這個議題。克拉克(J. C. D. Clark)在一篇文章的開頭將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的論述套用在美國上，他認為這些描述用在 1770 年代的美洲殖民地上，甚至比用在法國上還更貼切。作者藉此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柏克在當時沒有意識到美洲事務的革命性？³¹柏克雖然在日後往往被描述為一個有遠見的先知，對於美洲的危機和其後果提出了及時的警告。但是他一直到 1775 年以前，都沒有將美洲事務置於優先的地位。在 1775 年以前，他也很少出版與美洲相關的著作。³²在廢除印花稅後，當湯申法案(Townshend Acts)被提出來後，柏克以及羅金漢派卻也沒有看到可能隨之而來的問題，就讓湯申法案輕鬆過關了。在〈對當前不滿的原因的想法〉(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這篇演講中跟殖民地有關的篇幅也極為稀少，柏克主要的意圖仍在於表達一個複雜的局面，宮廷影響力的成長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興起。在柏克於 1771 年成為殖民地代表(colonial agent)之前，他的書信很少關於美洲。即使成了代表，在直到 1774 年 4 月這個轉折點之前，書信的內容也是關於貿易、邊界等問題多過於英國國內的政治計畫。他首次出版關於美洲的著作是 1774 年 4 月 19 日的關於美洲課稅的演講，不過也是到了 1775 年 1 月 10 日才出版。然後在 1775 年 3 月 22 日出版了論與殖民地和解的演講。但是這兩篇演講所提出的原則事實上都早已出現在 1766 到 1767 年間的演講中，只是當初他認為這些演講沒有出版的需要。儘管柏克詳盡地反對了過去的幾個內閣的政策，然而他的作品裡卻沒有提供任何敘述關於殖民地的詳細情形。他提出使美洲人民像自古以來一樣，所有事情就會好。克拉克認為柏克對美洲的了解是很空幻的(shallow)。³³

³¹ J. C. D. Clark,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late to the French?", pp.76-77.

³² J. C. D. Clark,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late to the French?", p.79.

³³ J. C. D. Clark,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建立在克拉克所提出問題的基礎上，意圖要更進一步地討論這個問題。透過研究柏克在國會中的發言以及書信，找出柏克是根據什麼原則或理由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對他們權利的訴求，以及柏克在論英國政府對美洲的政策時，是採取什麼樣的立場與原則。本文前三章將分別論述柏克以代表與徵稅權、自由權利，以及帝國利益這三個原則為起點，對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政策提出的批判，以及柏克對美洲獨立的態度，第四章則探討這三個原則背後柏克所力主的審慎原則。既然克拉克對柏克的批判在於柏克忽略了美國革命的激進性，於是本文也在前三章中探討北美支持殖民地訴求的作家對柏克所提及的相關議題的觀點，以與柏克的論點作對比，並在結語中來論證柏克對美國革命的激進性是否有刻意忽略或是認識不清。



第一章 徵稅與代表權

北美殖民地騷動的背景

自從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1763)結束之後，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便不用再擔心法國人的侵犯。在這場戰爭中，是英國人以大不列顛的稅收來支持的英國陸海兩軍將法國人驅出了美洲，然而殖民地仍需面對內部的印地安人的問題。許多印地安的部落在龐蒂埃克(Pontiac)的領導下起來暴動，一直侵犯到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和維吉尼亞(Virginia)的邊界。美洲殖民地證明了自己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仍然需要英國軍隊的介入。此時，英國政府開始希望美洲人民可以在帝國的開支中負擔更多的部分。當時的美洲人民只需要為了維持當地的行政來繳納當地的稅，而不需直接納稅給英國。在 1764 年的歲入法案中(the Revenue Act，也被稱為 the “Sugar” Act)，一方面降低美洲的關稅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則試圖引進一個計畫有系統地收稅。後來便決定引入在英國及其他歐陸國家都行之多年的印花稅，然而這立即便遭受到商人、律師以及編輯們的反對，後來也就在 1766 年廢除了印花稅。

稍後在 1767 年，英國國會又通過《湯申法案》要求對美洲進口的紙張、顏料、鉛、茶等課稅。經過抗議之後僅對茶課稅，來表明英國對帝國內所有人民的主權。美洲人民頑強的對抗，是基於他們認為國會沒有權力對他們課稅，因為他們在國會裡沒有代表。國會的回答是，曼徹斯特(Manchester)也沒有代表，這不代表英國國會所制定的政策不能在那裡。英國國會認為，即便是沒有代表，國會議員在考慮政策時，不僅是從他們被選出來的城鎮的角度來思考的，而是以整個大英帝國的利益為思考的角度。所以既然美洲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英國的國會當然可以對他們課稅。雖然雙方意見不同，然而英國仍不願意採取太過激進的政策來刺激美洲人民。直到 1773 年，英國國會決定給予東印度公司特權在美洲

專賣茶葉。對人民來說這代表他們可以以更便宜的價錢買到茶葉，然而對中間商來說這是會讓他們倒閉的。1773年11月29日一艘達特茅斯號(Dartmouth)裝載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停泊在波士頓(Boston)，以賽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 1722-1803)為首的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便要求該船不得卸貨，立刻開回英國。地方長官拒絕命令達特茅斯號離開，於是在1773年12月16號晚上一群美洲人民化妝為印地安人到運茶船上將茶倒入波士頓灣便發生了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這事件發生之後，英國政府關閉了波士頓港，這使得該地的經濟陷入癱瘓，同時英國也廢除了麻塞諸塞(Massachusetts)特許狀，停止當地的選舉，也禁止城鎮的聚會。自此，雙方的對立一觸即發。美洲代表也在1775年9月在費城(Philadelphia)召開第二次大陸會議(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會議中要求英國政府廢除1763年以來所立的這些違背美洲利益的法律。1775年初，英國決定讓軍隊去摧毀麻塞諸塞的愛國者在康科德(Concord)所建立的軍火庫。1775年4月19日，英軍和美洲的民兵在萊辛頓(Lexington)發生了對戰，美洲的民兵中有8人死亡，10人負傷。美國獨立戰爭就此開始。

在這個騷動的過程中，英國國會中對於北美殖民地的政策也經過了反覆的爭論。柏克作為羅金漢派輝格黨的喉舌，持續地關心這個議題。羅金漢侯爵(Marquess of Rockingham, 1746-1782)曾經擔任過兩次英國首相，兩次都十分短暫，第一次是在1765到1766年間，他在任期間廢除了印花稅法案，發佈了宣示法案，宣布國會和國王對殖民地仍有至高的主權。第二次則是在1782年，英美戰爭即將結束之際，他本來是要正式結束這場戰爭的，然而卻只過了14週就死於任上。柏克自始至終都在國會中捍衛羅金漢的政策。本文要從柏克的幾篇演講、手稿和書信中，來分析柏克對美洲事務的立場和觀點。自從柏克在1765年進入國會之後，對於印花稅法案以來的議題都有在國會中發言，在1774年美洲議題更加白熱化之後，他更完整而成熟地在幾篇演講中表達了他的觀點，1774年4月19日，他在下議院發表了〈論課稅於美洲的演講〉(Speech on the American

Taxation)，¹在 1775 年的 3 月 22 日則發表了〈論與美洲和解的演講〉(Speech i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²1775 年 11 月 16 日在國會中發表了〈第二篇論和解的演講〉(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³戰爭正式開打後，在 1777 年 1 月，他構思了兩篇文稿，一篇是〈對國王的演講〉(Address to the King)，⁴在這一篇文章中，他代表羅金漢派概述了美洲事務的騷動與問題點，並向國王提出和解的請願。另一篇是〈對殖民地人士的演講〉(Address to the Colonists)，⁵這一篇則是對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喊話，希望能保留和解的可能性。在 1777 年 4 月 3 日，他也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布里斯托的行政長官，陳述他在美洲事務上的立場。⁶本文要以這幾篇文本為核心，討論柏克在美國革命上所站的立場。

柏克對課稅與代表權的觀點

柏克很清楚地知道在北美殖民地發生的這些騷動，根源都在於一開始的徵稅問題。既然爭論的原因在於課稅，一旦這個因素被移除了，其他的也不困難。⁷所以問題就在於，英國國會有權向美洲課稅嗎？如果無權，其他的當然就不用說了，如果有權課稅，那更進一步的問題就在於，是否應該課稅？

課稅權問題和代表權問題是密不可分的，美洲人民所主張的「沒有代表就不應該徵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原則，對於大西洋兩岸的英國人都是十分重要且基本的原則。於是徵稅權問題便無法避免地集中在北美殖民地

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 edited by Paul Langford(London: Clarendon, 1981), pp.406-463.

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p.102-169.

³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p.183-220.

⁴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p.258-276.

⁵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Colonists",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p.277-286.

⁶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p.299-330..

⁷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6.

國會中是否被代表了，如果有，是以什麼方式被代表？在 1774 年柏克對布里斯托選民的一篇演講中提到：

國會不是來自不同而敵對的利益的使節的聚會，不是各種利益的代理人和辯護者的互相對抗，而是一個國家的諮詢集會，為了一個利益，也就是整體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目的或偏見應該來引領，共同的利益是來自於考慮整體。你確實選出了一個議員，但是當你選擇了他，他不是布里斯托的議員，而是國會的議員。⁸

這是典型的實質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論述。實質代表制主張，雖然選舉權只侷限在少部分選民之中，然而這些選民可以代表全體人民的意見，因為他們對於國家有著共同的利益。就如同柏克在這裡所指出的，國會並非各種利益的角力場，而是要一起為國家整體的共同利益而考慮。問題在於，美洲是否適用於這種實質代表制？在〈論與美洲和解的演講〉中，柏克提到了實質代表制的問題，他質疑實質代表制的效力是否可以穿越大西洋。⁹事實上，早在 1769 年柏克就已經對實質代表制的效力提出警告，他認為「要將我們的立法權運用在離我們的視線如此遙遠的，而且和我們的直接感受連結這麼少的地方，應該要十分小心。」同時他也分析實際的情形，認為要在美洲選出國會議員前往英國開會是費時而不實際的想法。¹⁰

對於實質代表制，柏克的發言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意甚至主張在英國本土上的實質代表制，然而另一方面談到將實質代表制應用在北美殖民地時，他卻表示「不能拿自己也無法擺脫的韁繩去套在自己的孩子身上」。¹¹之所以會出現

⁸ Edmund Burke, "Speech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oll",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London: Clarendon, 1996), p.69.

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45.

¹⁰ Edmund Burke, "Observation on a Late Publication, Intituled, '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ation'",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Vol. II, new edition (London, 1826), pp.137-143.

¹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59

這樣的矛盾有幾個原因，首先，為什麼他會贊同在英國本土的實質代表制？因為這是唯一可以為主權在民卻不執行普選解套的理論解釋。輝格派傳統上認為國王的權力是他的臣民所賦予他的，誰是這個定義下的臣民呢？一開始只侷限在貴族，後來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政治理論的發展，開始擴大到地主，甚至於慢慢擴及中產階級。然而英國的選舉制度跟不上政治理論發展的腳步，選舉權仍然侷限於貴族以及地主，沒有一定不動產的中產階級，或是一些新興都市的人民並不享有選舉權。一方面統治者不信任一般人民的素質而不願意將選舉權開放給可能會成為暴民的一般百姓，另一方面為了能夠合理這個選舉制度，勢必需要提出一套理論來正當化選舉權的限制。實質代表制便成為最合理的一套說詞，所以以審慎著稱的柏克，不願意完全放棄這個理論，因為一旦這個理論被打破，那麼英國本土的選舉制度必定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變，而柏克是反對社會上巨大的變動的。這個問題在稍後 19 世紀中促成了英國國會一連串的改革法案。其次，不經過美洲代表的同意便向美洲課稅顯然是違背美洲利益的，這件事使得美洲利益不再與國家整體利益密不可分，如此一來，實質代表制理論便出現了漏洞。而且北美殖民地人民已經開始採取激烈的行動抗議此一在他們眼中剝奪他們權利的行為，如果不採取審慎的行動，柏克擔心會造成更嚴重的影響，於是便在〈論課稅於美洲的演講〉的結尾對實質代表制的原則提出質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幾篇與美洲問題相關的演講和文稿中，他鮮少提到實質代表制的問題。他更常提到的是國會的至高主權問題。

既然質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無法被在英國各地的選民所選出的國會議員所「實質地代表」，那英國國會作為一個主權機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他認為國會主要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做為英國本土的立法機構，其次則是做為帝國的監督機構而處於更高一層的位置。為了能夠監督整個帝國，其權力不適合加以限制。換言之，國會確實有權向美洲徵稅。¹²在 1774 年 1 月 5 日與紐約殖民地的狄蘭希(James Delancey)的通信中他提到大不列顛主權對殖民地的影

¹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59-460.

響，並且說「我們應該非常穩健地課你們稅」，¹³可見他並不反對對美洲課稅，問題僅是在於課稅的形式與方式。他提出依靠輸捐而非課稅的形式，讓美洲殖民地負擔帝國的部分財政支出。在〈論與美洲和解的演講〉中提到：

因此，我的決議案是要將美洲稅政的公平與正義建立在輸捐(grant)上，而非課稅上。要明白表示殖民地議會有合法的權限在和平時期維持他們的政府，並在戰爭時期提供公共援助。承認這合法的權限在實際的運作上是有效且有益的，並且經驗也已經表明了，自願的輸捐比議會的課稅更能有效取得歲入。¹⁴

柏克指出，在之前戰爭期間，美洲殖民地一直是以輸捐的形式支持英國軍隊的花費。甚至在 1748 年和 1756 年都有因為殖民地捐了太多錢而將部份退回殖民地的記錄。可見當時殖民地不只有給英國政府錢，而且還給超過了。¹⁵因此，柏克認為以歷史的經驗來說，輸捐才是歲入最可靠的來源。

對美洲人民而言，並沒有和英國的偉大和光榮相對立的利益，除非英國人為了自己的光榮，給美洲人太多負擔，以致於美洲人不堪其重。¹⁶根據過去的經驗，柏克認為要減輕美洲的負擔，完全的讓步，使兩方的關係能恢復到 1763 年之前的情況，才能讓英國真正從美洲身上獲得利益，也就是歲入，也能讓美洲繼續蓬勃發展。在柏克的提案中，柏克要政府承認之前的課稅問題對美洲造成的傷害，並廢除之前一連串的《湯申法案》、《茶稅法》和《強制法案》，讓美洲殖民地有權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議會，並給予這些殖民地議會合法的權力為了公共事務的花費而募集關稅和賦稅。讓殖民地以輸捐的方式來支持帝國的公共事務支出，同時

¹³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239


¹⁴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46.

¹⁵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51.

¹⁶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58.

也保障殖民地上各政府的司法權獨立於英國本土國會和國王的操作。¹⁷

在〈第二篇論和解的演講〉中，柏克提到國會希望美洲殖民地能承認國會有權力為了歲入而徵稅，這種承認可以是名義上的，也可以是實質上的，美洲人民是不會同意在名義上承認的，如果希望可以為帝國帶來實際上的利益，那也有兩條路，一條是透過首相諾斯勳爵(Lord North)的提案，以國會的權威強制他們執行，或者是透過自古以來的作法，透過他們自己的議會來自願繳納。前者早已被拒絕，而如果是追求第二條路，他們也早已在一開始便表示願意在他們自己的評估下，依據自己的能力來貢獻帝國。¹⁸儘管國會確實有權徵稅，柏克認為帝國的權威只有在最克制地運用下，才可能保存在帝國所有成員之中。什麼叫做最克制地運用(by the greatest reserve in its application)呢？在這裡，他提到的是公意：



任何部份的立法權除了在被統治者的公意之下，是無法行使的。公意是立法的無上權威的載體和器官。如果沒有公意，則立法的無上權威不過是好聽的理論，一點都無法在實務上運作。¹⁹

換言之，英國要向美洲課稅，必須考慮到被統治者，也就是美洲人民的公意。任何至高權威的運用如果脫離公意的支持就會窒礙難行。在英國的憲政體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權威也是這樣的性質，例如國王對法案的否決權，如果沒有符合公意，那麼也難以運用。所以像這樣的至高權力，往往就是備而不用。這樣審慎地運用權威，使得這種權威可以存在而不致於讓人民感覺不自由，當特殊情形發生需要動用這種權威時，又可以適當地使用這種權威以挽救危機。²⁰柏克認為，這種至高權威需要這樣被有彈性地運用。如何明智地彈性對待他們，又不至於失去至高權威，柏克指出「大不列顛國會不是美洲的代表機構，而是美洲的主權者。」

¹⁷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66-168.

¹⁸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0.

¹⁹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p.314-315.

²⁰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p.315-316.

政府應該做出調適，而不是不斷地強迫他們。儘管課稅是內含於社會的至高權力，卻不必然要在社會裡某個特定的權力上。²¹如果國會持有對美洲的主權，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為了明智的目的，將當地財政的權力放在自己以外者手上，而不會否決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權力。²²在這個理論下，柏克認為國會可以將徵稅的權利賦予美洲當地的議會，如此一來，既不會破壞本身的權威地位，也可以滿足美洲人民「沒有代表就不應徵稅」的主張。

殖民地對英國徵稅的反應

自從七年戰爭後英國計畫在北美殖民地徵稅時起，殖民地便出現了反彈的聲浪。在一開始，殖民地所發動的攻擊重點不在於國會的主權，也不力求脫離英國的保護，而在於堅持應該由他們自己的代表來課稅。布蘭德(Richard Bland, 1710-1776)是維吉尼亞的一名種植園主，也是一名政治家，擔任過多次維吉尼亞議會的議員，也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大陸會議的代表，他在 1764 年的一本小冊子中，認為在英國政府的統治下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僅附屬於他們同意而訂立的法律下，除非違背法律，否則不能被剝奪這些法律的帶來的益處。²³布蘭德也認為，殖民地人民當然可以聚集他們的代表來為他們內部的政府立法，然而：

殖民地的立法機構無權貶低他們對母國的依附，因為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大陸而失去作為英國人的權利，所以我們也不能在不毀壞憲法的情形下離開這依附關係。因此，在每一個外部政府的例子中，我們必須順服英國國會，

²¹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3.

²²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4.

²³ Richard Bland, *The colonel dismounted: or The rector vindicated.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s Reverence: containing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lony* (Williamsburg: Joseph Royle, 1764), p.21.

而非其他。如果國會要立法僅僅有關於我們的內部政府，這剝奪了我們作為英國人最寶貴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由我們自己同意的法律所統治。²⁴

所以布蘭德在這本小冊子中主張要順服英國國會所享有的至高主權，然而也認為英國國會不應該剝奪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由自己所同意的法律所統治。杜蘭尼 (Daniel Dulany, 1722-1797) 是一名律師，他曾經在倫敦學習法律，深受英國的影響，他強烈地反對印花稅法案，然而在後來的革命中則採取比較中立稍微偏向效忠派的立場。他認為在沒有代表權的情形下課稅很顯然是不義的，因為這就是在沒有經過擁有者的同意之下，給予不屬於施與人的財產。²⁵他提醒讀者，美洲殖民地在國會中不是真正地選出代表就是實質地被代表，²⁶否則就是沒有任何代表，無法想像有第三種代表方式。殖民地宣稱其具有特權，僅能由他們自己代表的同意才能徵稅，而所有印花稅法案的提倡者也都同意這個說法，這整件課稅的事情是否是憲政權威的合理運用取決於一個問題，英國的下議院是否是美洲人民的實質代表。即使是支持對美洲課稅的人也認同在表面上殖民地並沒有選舉國會議員，然而他們聲稱殖民地實質上與那些在英國沒有選舉權的人一樣被代表了。問題是，這要如何被證明呢？在哪裡有清楚地定義什麼是實質的代表呢？²⁷杜蘭尼認為，在英國的選民和殖民地的居民之間沒有這麼親密而密不可分的關係。相反地，沒有一個英國真正的選民會直接受到在美洲徵稅的影響。²⁸當兩者的利益不同時，很難適用於實質代表制。在殖民地的憲法中，殖民地被賦予徵收內部稅的權力，這權力與其對帝國的依附是並存的，而且已經在許多情況中被英國的官

²⁴ Richard Bland, *The colonel dismounted: or The rector vindicated.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s Reverence: containing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lony*, p.22.

²⁵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New York: John Holt, 1765), p.5.

²⁶ 這裡所謂的真正地選出代表指的是由當地選民選出代表，實質地被代表則是透過如同前文中所述，在實質代表制下被英國本土所選出的議員，基於共同利益下而代表。

²⁷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pp.5-6.

²⁸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p.10.

員及國會所認可。這權力可以有效地執行而不會打擊到或在任何角度上侵犯英國國會的監督。²⁹

在課稅問題引起騷動的時候，當時美洲的報紙上也充斥著相關的評論。在 1765 年 5 月 11 日，一位署名平凡的自耕農的人認為他們不只被剝奪了他們自古以來就享有的寶貴權利，他們事實上甚至被禁絕了抱怨的自由。他也認為，英國的實質代表制是建立在選舉權的限制上，即使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選舉權，但是擁有選舉權的人和沒有選舉權的人在同樣的土地上有著類似的利益。然而在美洲殖民地上的人，即使也擁有土地和財產，但還是不能投票。³⁰所以他覺得美洲並不適用於英國本土所謂的實質代表制。維吉尼亞殖民地議會也在 1765 年 7 月 4 日表示應該由人民自己或是由他們所選出的代表來徵稅，他們知道人民可以承受多少稅，也知道最簡單的徵稅方法，而且自己也會受到每一種對人民的課稅的影響，是唯一避免負荷沉重賦稅的保障，也是英國式的自由的特徵，如果缺乏這個保障，則古憲法也無法存在。³¹所以：



我們認為，殖民地的聯合議會，在國王的同意下，擁有獨有的權利和權威對其上的居民課稅；任何將這個權力賜與別人的嘗試，都顯然是試圖摧毀美洲的自由。

所以國王的臣民，殖民地的居民，都不應該順服於任何計畫要他們課稅的法律或規定，除了是前述的聯合議會的法律和規定外。³²

「沒有經過人民同意就不應該課稅」成了這個時期反覆出現在殖民地報紙的主題，在 1765 年 10 月 7 日的《波士頓通訊》(*Boston-Gazette*)中提到：「英國式自

²⁹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p.15.

³⁰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rimary Documents on Events of the Period*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208.

³¹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rimary Documents on Events of the Period*, p.210.

³²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rimary Documents on Events of the Period*, p.210.

由長期以來的準則是除非經由人民的同意沒有人應該被課稅，而你非常清楚地知道，當印花稅被課徵時，我們在任何的意義下在國會中都沒有代表。³³」10月14日的《波士頓通訊》也有文章認為：「我們一直都了解沒有任何自由人(Freeman)應該被課任何他沒有給予同意的稅，這是憲法中的重要和基本的原則。」除非由於人民自己犯錯，否則不應該被剝奪財產，這位沒有具名的作者認為，被英國國會課稅是與習慣法和英國憲法不一致的，因為在任何意義上，殖民地都沒有在國會中被代表。³⁴

整體而言，美洲殖民地此時大多接受英國對殖民地至高主權的主張，只是認為根據英國的習慣法以及憲法中的前例，國會對殖民地沒有直接的徵稅權。迪金森(John Dickinson, 1732-1808)是一名律師，在思想上是屬於激進派，然而出於審慎的考量，他拒絕支持殖民地走向獨立的最後一步，所以拒絕簽署獨立宣言，然而後來還是在戰爭中為大陸軍服務。在其《賓夕法尼亞的一個農夫的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的第二封信中反對湯申條例時表示，國會無疑地擁有合法的權力來規範大不列顛及其所有殖民地的貿易。這樣的權力對於母國與其殖民地來說是基本的，為了全體的益處也是需要的。殖民地不過是整體的一個部分，因此必定在某處存在一種權力，以適當的秩序來主管並維護這種聯繫。這權力就是存在於國會之中，而殖民地也是完全自由的人民依附於大英帝國。³⁵之前的徵稅都是為了限制貿易以求得國內整體的利益，從來沒有為了歲入而徵稅。迪金森認為整體而言，唯一的問題是，國會是否可以為了收取歲入而合法地徵收由這地的人民所繳付的稅收，換言之，國會是否可以合法地沒有我們的同意便從我們的口袋拿走錢，如果可以，那殖民地向來所自豪的自由不過是空談而已。³⁶

殖民地當然也不會只有一種聲音，1765年12月9日的《波士頓通訊》刊載了一篇署名阿佩拉(Judaes Apella)的讀者投書，投書者認為英國已經為了對抗法

³³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11.

³⁴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12.

³⁵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David Hall and William Siller, 1768), p.7.

³⁶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13.

國人和印地安人提供了美洲殖民地許多援助和保護，如果拒絕為了這麼慷慨地防衛自己的國家而犧牲寶貴的權利和特權，就是不知感恩的行為。所以他呼籲人民不要再拒絕繳付印花稅。³⁷在 1766 年 3 月 20 日的《馬里蘭通訊》(*Maryland Gazette*)中，一位以帕西菲克斯(Pacificus)為筆名的作者也毫不留情地批評反對課稅的人：

我們殖民地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乞丐，如果這麼微不足道的稅在他們的眼中是這麼難以容忍的負荷。如果他們真的這麼窮，他們要去哪裡找到大砲、軍火和其他戰爭所需的補給品，以及金錢來發動戰爭。³⁸

他也認為這些稅的額度其實並不高，為了這麼些微的稅，這麼不重要的事情來激起一場叛亂，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情。³⁹英國國會所主張的徵稅權也被許多人支持。在 1766 年 5 月 12 日的《波士頓通訊》刊載了 1766 年 1 月 14 日皮特(William Pitt, 1708-1778)和格倫威爾(George Grenville, 1712-1770)在國會中的辯論。⁴⁰皮特認為下議院代表這些平民，土地的所有人，這些人實質上代表了其他剩下的居民。所以在在國會中決定付出和施與時，他們是付出和施與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在美洲的稅務上他們所決定給予的並非自己的財產，而是美洲居民的財產，他認為這是很荒謬的。同時他也不認為實質代表制可以適用於美洲，他認為沒有人在國會裡可以代表美洲。⁴¹格倫威爾則表示無法理解美洲人民所提出的外部稅和內部稅的差別，他認為這兩者在實際上都是一樣的，只是在名目上不同。這個王國對美洲有主權以及至高的立法權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無法否認的。而徵稅是主權的一部分，是立法權的分支。這種權力從以前就已經被用在那些沒有被代表，也從未被代表的人中。被用在印度公司、倫敦商人、持有股票者，以及很多製造

³⁷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02.

³⁸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14.

³⁹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14.

⁴⁰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p.213-215.

⁴¹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213，亦見 *the Debat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 edited by Max Beloff (New York: Sheridan House, 1989), pp.92-96.

業的大城鎮，在他們派代表到國會之前。所以他堅持認為國會是可以代表美洲的。他主張保護和服從是互相的，大不列顛保護美洲，美洲就應該服從。當他們要保護時，他們總是準備好要求保護，英國也總是提供他們最完整和豐富的保護，這個國家為了給他們保護而陷入龐大的債務中，而現在當他們被要求為了共同防禦貢獻一小部分時，他們就否認帝國的權威，侮辱帝國的官員，爆發公開的叛亂。他認為這些美洲人是一群不懂感恩的人。⁴²《波士頓通訊》刊載這篇國會辯論的資料來源是節錄自一名倫敦紳士與殖民地友人的通信，這一方面表示殖民地很關心英國國會中對於其權益息息相關的議題的討論，另一方面也讓呈現出當時其實是有很多人支持英國對課稅權的主張。當討論到英國國會對殖民地的主權幾乎是無人否認的，那麼剩下的問題就在於主權與課稅權是否是可以分開的，如果認同主權與課稅權是一體的，就會認同英國國會對美洲殖民地的課稅權。



⁴² David A. Copeland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p.214-215, 亦見 *the Debat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 pp.97-99.

第二章 自由與獨立

柏克對美洲人民所主張的自由權的觀點

作為一個距離英國本土如此遙遠的殖民地，問題或許應該不是為什麼他們要獨立，而是他們怎麼拖到 1776 才獨立。克拉克認為這是因為大西洋兩岸的英國人都相信他們已經處於一個自由的政體之中。¹柏克也認為這種自由的精神是維繫兩岸人民的關鍵因素，討論對美洲徵稅，他提到：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請捫心自問：他們會滿意這種奴役的狀態嗎？如果不滿意，就等著看結果吧。想想你要如何統治一群自認為應該自由，卻沒有得到自由的人民。你的計畫不會帶來歲入，只會帶來不滿、失序和不服從。²

他警告國會，如果讓北美殖民地人民自認為處於奴役之中，那麼所帶來的不滿情緒只會傷害英國。他對於美洲人民自由的精神向來是讚譽有加的。他說：

就我看來，我從未看過他們繁盛的貿易，以及文明而富裕的生活，但是這些對我而言好像是一個透過一連串幸運的事件，以及不斷地勤奮努力而累積了許多財富的文明古國，而不像是昨天的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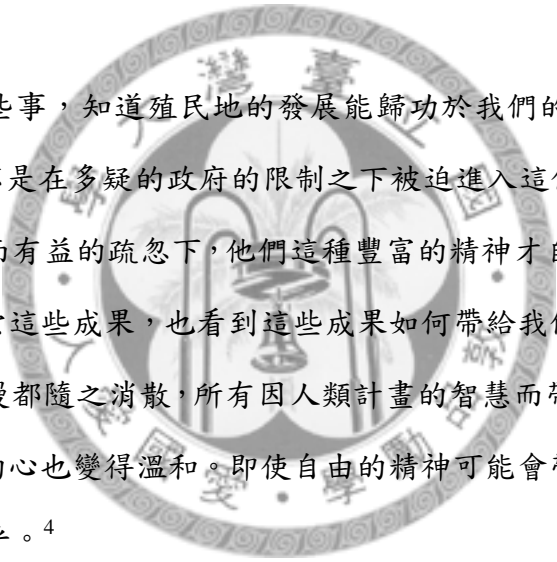
除了商業上的限制之外，美洲在其內部事務上所有自由民族的特徵。她有英國憲政的形象，也有其實質。她由自己的代表們來課稅，大部分的官員也都是由她所選擇的，也由她自己支付他們的薪資。事實上，她

¹ J. C. D. Clark,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7.

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59.

是自己控制自己內部的政府的。商業上受到奴役，但是在政治上則是自由的。雖然這不是完美的自由，但是和一般的情況相比，這是一個幸福而自由的狀況。³

柏克認為美洲人民具備自由民族的特徵是因為美洲「有英國憲政的形象，也有其實質」。美洲人民之所以在貿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還認為自己是一群自由的人民，是因為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讓他們自我管理。他們自我管理享受自由的結果是在各方面的繁榮，柏克將這樣的繁榮歸功於一種「明智而有益的疏忽」(salutary neglect)：



當我沉思這些事，知道殖民地的發展能歸功於我們的關心實在是少之又少，他們並不是在多疑的政府的限制之下被迫進入這個幸福的情況。而是在一種明智而有益的疏忽下，他們這種豐富的精神才自我發展到圓滿的地步。當我思索這些成果，也看到這些成果如何帶給我們好處，我覺得我所有權力的傲慢都隨之消散，所有因人類計畫的智慧而帶來的自滿也盡皆淡化，我嚴苛的心也變得溫和。即使自由的精神可能會帶來某些後果，我也都可以不在乎。⁴

他認為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可以蓬勃發展，正是由於之前英國政府沒有強制地統治這個地方。柏克認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他們對自由的熱愛。他將部分原因歸於這些人大多是英國人的後裔，他認為這些美洲人民不僅熱愛自由，而且是以英國的觀念、英國的原則來熱愛自由。是以他們承繼了英國的自由傳統，而在英國，這傳統並非建立於抽象的理論探討上，而是建立於具體的事物，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課稅問題上，所以這些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也緊抓著課稅問

³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29.

⁴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18.

題不放。⁵柏克認為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宗教傳統。美洲人民大多是清教徒，清教徒對於心靈和思想上的鎮壓是十分反感的，他們的信條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的。雖然在美洲有很多不同的宗派，然而他們大多是屬於不信國教者(dissent)，他們的共同點正在於自由的精神。當地的英國後裔固然是如此，從其他國家的移民更大多是原來國家的反對派。當地的奴隸制度，也刺激了擁有自由的人更加珍視自己的自由。所以柏克認為，美洲人民的這種自由精神是不容易打敗的，⁶因為美洲人民對自由的愛好是承繼自英國光榮革命的傳統。在這整個事件中，柏克一直展現出對美洲人民訴求的同情與理解。

在柏克代表羅金漢派概述美洲事務的騷動與問題點，並向國王提出和解的請願〈對國王的演講〉中，柏克檢討國會對北美殖民地的政策，認為如果國家在政策上把殖民地的人民當作是自由的人民，那些反抗者會發現反抗並不值得，因為他們正在反抗比他們想要爭取的更加廣泛的自由。⁷也就是說，他指責國家的政策正是造成當時危機的主要原因，因為如果不剝奪這些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權利，那麼他們也就不會激起這樣大的騷動。如果要建立一個機制，讓北美殖民地依附在帝國的體系之下，可是又不向人民保障他們自由，這樣最後會摧毀他們的自由，而如果不在這麼遙遠的土地上建立自由的政體，那麼唯一可以替代的方案便是建立一個軍事政府，然而在北美建立這樣的一個政府會讓英國的財政崩潰，甚至也會導致英國本地的自由也受到威脅。⁸他認為這樣不審慎的政策，會帶來令人憂慮的結果。

這種對英國本土的自由受到威脅的擔憂充斥在柏克的論述中，在給布里斯托行政長官的公開信中，他表示：

以我的淺見，這場戰爭產生了許多禍根，是跟其他的戰爭大不相同的。不

⁵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19-120.

⁶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21-123.

⁷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70.

⁸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p.271-272.

僅擾亂了我們的政策，使我們的帝國深受其擾，而且也使我們的法律和立法的精神看起來都為之所扭曲。⁹

當他說「使我們的法律和立法的精神看起來都為之所扭曲」是什麼意思呢？他認為戰爭使得道德的原則被忽視，原本這應該是個暫時性的現象，然而實際上一旦道德被擱置太久，就有可能會被徹底忽略。戰爭激起了對同胞的敵意，使人充滿仇恨和怒火。本來作為立國的憲政基礎的自由權，也在這種情況下被扭曲了。他說：

自由是一個普遍的原則，其作為清清楚楚的一項權利，如果不是屬於國內的所有人民，就不屬於任何人。部份的自由對我而言是最糟的奴役模式。然而，不幸的是，這也是在內部產生不和時，最容易被人們接受的一種奴役。¹⁰

如果說戰爭的目的是要將美洲留在帝國裡，這樣限制美洲人民的自由權卻正使得帝國的自由精神受到挑戰。

除了戰爭的影響之外，柏克也認為對北美殖民地所提出來的自由權的討論也是對國內自由造成威脅的原因。堅守光榮革命的精神，他認為要對抗北美殖民地人民所提出如此有力的論點是不可能的，因為：

這些論點是從英國自己的自由原則而來的，在與這些論點爭論的過程當中，人們會嘗試，也已經嘗試，嘲笑和爭論這些原則，並向人民灌輸與光

⁹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299.

¹⁰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296.

榮革命以來所流行不同的政府的原則和服從的基礎。…這結果尚不明確，但是這樣整體原則的改變很少不會帶來政府的改變。¹¹

由於殖民地拿出了光榮革命的原則來當作辯論的基礎，在反對殖民地的論述的同時，必然也會否定了光榮革命的原則，這是讓輝格派人士無法接受的。在柏克的眼中，光榮革命所揭示的原則，比任何的律法都還要重要，他強調 1688 年時，那些人們可以重新取回他們的權利，並不是因為有任何律法授權給他們這樣行動，而是因為所有律法的根源在於臣民的自由與安全，而對自由與安全的追求讓他們得以這樣行動。¹²他更進一步的提醒國王，「從這偉大的自由原則，才建立了產生你今天統治權利的體制。」¹³所以國王和政府都應該尊重殖民地對自由的要求。

柏克認為政府應該是講究實用的，政府的目的不在於滿足政客的虛榮心，而是在於人民的幸福(the happiness of mankind)。那美洲人民的幸福何在呢？柏克認為在於一個自由的政府。那什麼才是自由的政府呢？柏克認為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答案，只要人民認為是自由政府，那這就是他們所要的自由政府了。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決的，不是任何的理論家或政治家，而是人民自己。¹⁴柏克認為許多人往往著眼於對於自由原則的抽象爭論，然而他認為：

公民的自由，先生們，並非像許多人試著說服你們的，潛藏在抽象科學的深處。它是一項祝福和恩惠，而非抽象的玄理。¹⁵

他認為這些抽象的討論，帶來的只是煩擾，失序。同時，他也認為極端的自由(the extreme of liberty)是達不到的，也不應該去追求。凡事只要走到極端，都會摧毀

¹¹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73.

¹²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73.

¹³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p.273-274.

¹⁴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17.

¹⁵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18.

美德(virtue)和快樂(enjoyment)。自由也是如此，為了使人可以擁有自由，自由必須受到一些限制。限制的程度是很難以拿捏的，然而柏克認為，應該追求的目標是去找到維持社會所需的最小限制。因為自由是越多越好，不只是個人的幸福，也是國家活力的泉源。就美洲的問題而言，英國應該去追求的是，做到什麼程度可以滿足美洲人，讓他們不致於拿起武器來抗爭。¹⁶在〈對殖民地人民的演講〉中，柏克認為英國殖民地是建立在自由的原則之下，如此才能使這個王國在未來的世代被尊敬。那些擁有和持守這共同的自由根基的人，無論是在海洋的這一端還是另一端，他認為才是真正且唯一真正的英國人。那些遠離這原則的人，無論在哪裡，才真的是這個美好憲法和英國的公正至高權威的叛黨。¹⁷

對自由的追求，最後導致了殖民地人民開始追求獨立於大英帝國之外，要切斷與英國之間的關係。作為英國的國會議員，柏克如何看待這件事情？根據克拉克的看法，柏克對於殖民地追求獨立的渴望是很後知後覺的。¹⁸在〈第二篇論和解的演講〉中，柏克否認在殖民地對絕對的獨立有普遍性的渴望。如果他們的自由被保留，獨立並不合乎他們的利益。¹⁹對於美洲人民獨立的渴望，柏克是認為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確實被苦待了。柏克認為，當時這種失序的情況是由於政府的不當作為所引起的，殖民地的人民深受過去先輩經驗的影響，無法生活在不像過去一樣自由的政府之下，這些稅的課徵，在模式上和原則上都顛覆了他們原本擁有的權利。²⁰政府在印花稅法案以來所推行的法案，更使得殖民地人民的心與英國越來越遠，而在這種敵意爆發之前或是持續的期間，政府的官員都沒有顯示出真正追求和平或和解的傾向，所有在國會中為了要消除這騷動的起源的法案都被忽略了，所有追求平息紛爭的法案也都被否決了，甚至拒絕接受來自殖民地的請願。最後推出的強制法案更將殖民地人民隔絕於英國的保護之下，而終於宣

¹⁶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p.318-319.

¹⁷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82.

¹⁸ J. C. D. Clark,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late to the French?," pp.83-84.

¹⁹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6.

²⁰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p.260-262.

布獨立。²¹柏克認為，他無法同意聯合起來一起對抗這些殖民地的人民，因為由於這些官員的作為，殖民地是「必須這樣做」的。²²

然而在柏克的內心，他當然是渴望殖民地可以不要分裂出去的。他在 1777 年 1 月〈對殖民地人民的演講〉指出：

我們發現有一些論述用來說服你們需要從自古以來與母國的聯繫中分離出去。這論述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對你們的疏離和敵意在整個帝國中瀰漫著，而且在你我之間已經不存在任何共同和親源上的原則，只有在這個原則上我們才能一致地與你們的幸福建立於其上的自由的概念結合在一起。²³

柏克向他們保證，在英國仍舊有一群人士支持他們的，這些羅金漢輝格派人士一向認為他們是理性的人，有自由意志，願意追求也有能力辨認出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柏克希望能繼續和北美殖民地結合，這樣有同樣根源、同樣性情的人民可以由共同的協商而建立理性的政府，並且可以由共同的武力來保護。柏克也說明他並不要求殖民地做出額外的順服，也不追求建立一個普遍的聯合而剝奪當地這些自然而公正的特權。²⁴他認為，如果不向殖民地徵收歲入，而和殖民地像兄弟之邦一樣地結合在一起，這樣的聯合至少會和任何要與英國對抗的國家或是國家的聯盟一樣強大。²⁵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合乎柏克的期望，當康科德戰役的消息傳回英國，柏克寫了一封信給他在愛爾蘭的好友歐哈拉(Charles O'Hara)表示：「所有我們對於與美洲和解的願望恐怕已經結束了。鮮血已經流出，匣門已經打開，何處、何時、

²¹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p.267-269.

²²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69.

²³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Colonists," p.278.

²⁴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Colonists," p.279.

²⁵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Colonists," p.280.

如何結束，只有神知道了。」²⁶之後在 1775 年 10 月，他寫了一封信給在紐約的友人：「沒有人比我對於這些切斷兩個應該緊緊團結在一起的國家的不幸的歧異，更感到深深且真誠地遺憾。」²⁷在獨立宣言傳到英國後，柏克也寫了一封信表達內心的反應：「我們是血緣相通的，我不知道怎麼能希望這些要將帝國中很大的一塊與我們切割的人們獲勝，但是我更不希望不公、壓迫，和荒謬獲得成功。」²⁸當美洲的騷動愈發激烈，柏克認為雙方的信賴關係既然已經破產，那麼為了維持帝國的整體，就必須讓步到極致，才有機會挽回。他認為只要能避免掉這一場內戰，沒有什麼是不能放棄的。面對一些人質疑，一再的退卻會使得美洲人不戰而獲得獨立。柏克堅持認為事情必定會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即便後來真的獨立了。柏克說：「我寧願看到一場沒有戰爭的獨立，也不要看到一場獨立的戰爭」。²⁹因為，如果雙方能維持好關係，即使美洲獨立，英國還是會因為血緣的關係得到許多好處。柏克對於美洲的分離是感到十分痛心的，然而他仍寧願見到美洲的分離，因為他認為殖民地的主張是 1688 年光榮革命式的。他在〈對殖民地人民的演講〉中的一段話可以做為他對殖民地獨立的聲明：

我們嚴正聲明，儘管我們會將與你們分離視為嚴重的災難，然而我們寧願見到你們完全獨立於這個王室與帝國。³⁰

²⁶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582.

²⁷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272.

²⁸ F. P. Lock, *Edmund Burke* vol. I, p.399. 他引用自柏克在 1776 年 8 月 11 日給 Shackleton 的一封信。

²⁹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23.

³⁰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Colonists," p.279

殖民地對自由的追求

美洲對自由權的討論從一開始便圍繞著課稅權的議題而提出，奧蒂斯(James Otis, 1725-1783)身為麻塞諸塞的領袖之一，他參與研擬對格倫威爾的徵稅政策的回應，麻塞諸塞議會也接受他所寫的《聲明和論證大不列顛殖民地的權利》(*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做為半官方的文獻，他認為所有在殖民地的人，無論膚色，根據自然法都是生而自由的。³¹他主張全體人民原本都是政府的執行者，然而他們也可以授權給他們要授權的人，這種授權是為了全體的好處。在英國憲法中，人民是授權給國王、貴族和平民，而這至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立法權是貫徹於整個統制範圍之中的。當國王退位，原始的契約就撕成破碎，革命則重新更穩固地更新了這個契約，而所有統治範圍內的臣民的權利和自由也都被更完整地解釋和確認。他認為這個憲法是截至當時為止在世界上最自由的憲法，在這個憲法之下，所有人都是自由人，所以沒有任何一個部分的帝國可以在沒有人民的同意下徵稅。而且帝國的每一個部分都有權利在至高的或是附屬的議會中被代表，否則會違背憲法理論的實踐。殖民地雖然是附屬於帝國的，然而按照當時的情形，奧蒂斯認為為了帝國整體的好處，北美殖民地不僅應該繼續在當地有立法機構，也應該按照人口和財產的比例，在國會裡被代表。他主張這會在和平與繁榮之中，穩固地結合帝國的各個部分。³²綜合上一章及奧蒂斯在此處所表達的觀點，可以發現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對於英國憲法這個概念所帶來的自由權利是十分認同的，於是這個時期殖民地對自由的論述大多便集中在他們的自由權利是如何地被侵犯。霍普金斯(Stephen Hopkins, 1707-1785)是羅德島的政治領袖，在政府中擔任過各種要職，他的小冊子《檢視殖民地權利》(*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十分典型地呈現了對英國新的殖民政策的反抗及相關的困擾。他認為那些由他人的意志所統治，以及那些財產可以在不經他們自己的同

³¹ James Oti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Boston: Edes and Gill, 1764), p.29.

³² James Oti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pp.64-65.

意或違背他們的意志的情況下被以徵稅或其他方式奪走的人，是處於可悲的奴役狀態。³³母國是以自由聞名的國家，其憲法也處於契約的基礎之上，這些殖民地的人民以及他們的子孫都應該永遠都是自由的，也應該是所有這些英國憲法的特權和利益的承受者及分享者，而不應該是被奴役的。³⁴

迪金森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個農夫的信》的第一封信中反對國會決定中止紐約殖民地議會，他警告如果英國國會有合法權力發布命令，強制殖民地提供一支這裡的駐軍一項物品，他們也會有同樣的權利發布命令讓殖民地提供這些軍隊武器、衣服及其他必需品，並強迫我們服從。簡單說，他們會有權利按照他們所喜悅地將負擔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不能因為紐約主張沒有代表就不能課稅，國會就剝奪紐約立法的特權，如果紐約可以在這個例子上被合法地剝奪立法權，那麼他們所享有的其他特權也會變得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如果國會可以這樣對待紐約，那當其他殖民地拒絕同意被課稅時，也會被同樣地對待。³⁵迪金森認為這是對人民自由權利嚴重的侵犯，他主張殖民地的人民要盡量在不要冒犯國王和母國的情況下，堅定地主張自由的精神，派殖民地代表去向國會傳達對這個法案的感受，並請國會撤銷這個法案。³⁶在這一系列的最後一封信中，迪金森鼓勵殖民地的人們：

讓我們自認為是人——自由人——基督徒自由人——與世界上的其他人不同，以同樣的權利、利益和危機緊緊維繫在一起。讓我們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我們必須持續注意的偉大目標上，以維持這些權利、促進這些利益，避免這些危機。讓這真理永銘我們的心版——除非有自由，我們不會快樂——除非我們的財產有保障，我們不會有自由——如果沒有我們的同意，他人可以有權

³³ Stephen Hopkins,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 (Providence: William Goddard, 1765), p.4.

³⁴ Stephen Hopkins,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 p.8.

³⁵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p.4-5.

³⁶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6.

力剝奪我們的財產，我們的財產就不會有保障—由國會所課徵的稅，正這樣取走我們的財產。³⁷

迪金森將自由、課稅的問題以及英國憲法的原則連結在一起，也鼓勵了殖民地的人們勇於追求自己應有的自由，不僅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後代子孫。³⁸自由這個概念瀰漫在當時殖民地的輿論中，逐漸地激起人們對自由的追求。

在革命戰爭開打的前夕，當殖民地在為自己的權利以及和解做最後的論辯的時候，自由的概念仍然是論述的重點之一。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認為美洲人的祖先在來到美洲之前就是在英國的自由居民，擁有自然所賦予他們的權利，來到新的居住地，建立新的社會。英國人的祖先也是從別處移民去英國的，然而這些母國也從未要求英國服從他們的至高權力，所以傑弗遜質疑英國一直所宣稱的主權的正當性。他認為美洲不是由國家的力量所征服的，而是由許多個人的力量。一直到後來國家認為這塊殖民地有利可圖，政府的力量才介入殖民地。雖然英國政府一直以在七年戰爭中英國為了殖民地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由，要求殖民地服從，然而傑弗遜提出，葡萄牙以及許多其他國家也曾經接受過英國類似的援助，這些國家也不會因此就變成必須服從英國的主權。³⁹所以他認為這樣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在自由的精神下，傑弗遜也主張美洲根據自然法應該有權與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進行自由貿易。⁴⁰他認為英國早在前一任國王在位期間，就已經立下許多不利於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只是因為人民感受太過輕微而沒有防微杜漸。他認為這些不公平的法律應該廢除，因為國會沒有權利對殖民地運用其權威。⁴¹對於紐約殖民地議會被解散而中止這件事，傑弗遜認為這是不合理的，一個獨立的立法機關無權解除另一個獨立的立法機構。

³⁷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67.

³⁸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70.

³⁹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in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Joyce Appleby and Terence B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5.

⁴⁰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p.67.

⁴¹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pp.68-69.

如果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那殖民地人民就不是自由的人民，而是被一群十六萬個暴君所統治的人民了。⁴²傑弗遜堅信國家主權在於人民，而在議會裡沒有代表就代表這個議會對這些人民是沒有主權的，所以由這個議會強加於這群人民身上的措施都是沒有權力基礎的暴政。

雖然傑弗遜也認為英國國會侵犯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權利，而且後來也是由他為《獨立宣言》做出草稿，然而在 1774 年 7 月，他仍然在文章中呼籲英國與美洲以和解的方式解決爭端：

與她[英國]分離不是我們所希望的，也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們願意在我們的部分做出所有理性能允許的犧牲，以恢復我們所有人最渴望的平靜。⁴³

什麼是他認為可以容許的犧牲呢？他重申希望英國能敞開心胸，讓美洲可以與其他地方進行貿易，也讓他們土地內的財產可以獲得保障。他主張在他們獲得生命時，也獲得了自由，而武力或許可以摧毀這種自由，卻不能把自由與生命分開。⁴⁴當康科德戰役之後，他在大陸會議中草稿一份聲明他們拿起武器的原因與必要性時，他仍舊聲明：

以免這份宣言讓我們在這帝國中各處的朋友和同伴感到不安，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並不想瓦解這個長久以來幸福地存在於我們之中的聯盟，我們誠摯地希望可以恢復這聯盟。事情還尚未讓我們必須處於這絕望的地步，也不會讓我們想激勵其他國家與其作戰。我們並非因為有野心與大不列顛分離並建立一個獨立國家而興兵，我們是為了榮耀或戰勝而戰。

⁴²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pp.70-71.

⁴³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p.80.

⁴⁴ 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p.80.

從傑佛遜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美國的開國者們大多內心上在天人交戰之中，主要可以分成兩個主張：完全的獨立，或是與英國和解。此時，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出版了《常識》(*Common Sense*)意圖說服讀者，獨立才是美洲應該走的路。1776年正處於十八世紀中晚期，所以這些美國開國者的思想其實受到十七世紀晚期以來的英國思潮及十八世紀在歐陸所風行的啟蒙思潮很大的影響。貝林認為，從討論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到新憲法的建立為止，當時這些議題的討論涉及到美國未來的公共生活的特質。這當中智識上有著持續的發展，也累積著政治上經驗。這連接了兩個不同的思想世界：一個是深受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等古典世界以及十七世紀英國的思想所影響的十八世紀中期的世界；一個是麥迪遜(Madison)與托克維爾的世界。在這兩者之間主要不是觀念的變遷，而是問題的轉換。潘恩的《常識》所引發的一連串的辯論正展現了這樣的特性。⁴⁵

潘恩在本書中將人民對於獨立的疑慮一一破除。這些美國的建國者，像華盛頓、傑佛遜、約翰亞當斯等人，大多是英國裔的，造成他們在心態上會覺得英國是他們的母國，宣布獨立似乎就和他們的母國切斷了聯繫。同樣的心態也反映在英國殖民地上許多人民的心中。潘恩，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在本書中提醒他們，這個殖民地上大多數人並非英國裔的，他認為這種將英國視為母國的心態使殖民地的人民陷入了偏見之中。歐洲才是美洲的母國，而非英國。⁴⁶很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年中，這本書發行了十個版本，也很快地發行德文等其他語言的版本在美洲發行。這反映出潘恩他所訴求的對象，絕對不只是英國裔的殖民地人民，更是要使其他的民族一起來產生對抗英國的共識，使人民在情感上與英國切割。為了達成這個效果，他對英國的憲政體制作出了一些批判。英國沒有成文的憲法，然而向來以立憲國家自居，這種憲政體制的來源，是從大憲章開始，一直

⁴⁵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284-285.

⁴⁶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in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

發展到清教徒革命時期的權利請願書，到光榮革命的權利法案。在這個發展之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英國的人民是擁有比較多的權利的。這也造成了一個讚揚英國憲政的氛圍。然而，潘恩對這種讚美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他相信社會是自然的，而政府則是人為的產物，一般的社會生活聯合我們的情感，積極地使人幸福，政府則抑制我們的惡德，消極地提供幸福。然而為什麼要有政府，則是為了使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獲得保障，人要政府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政府的目的是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不拘形式，最能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⁴⁷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很顯然地並非如此，英國國會考量的主體不是為了美洲殖民地的安全，而是英國本身的利益。⁴⁸潘恩認為，英國憲制太過於複雜，是由專制君主和貴族政治這兩種古老暴政的餘續，以及一些新的共和成份混合而成。國王和上院是前者，下院則是後者。英國憲政在實際的表現上並沒有抑制君主，反而是為君主助勢，國王的意志透過國會的立法顯示出來，而並不是被壓抑。⁴⁹結果英國的憲政反倒是合理化了君主的地位。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這本書的開始，潘恩不斷地強調英國憲政的不合理性，以及英國的暴政。甚至潘恩直接挑戰英國王權的由來，當保王黨不斷地強調英國國王作為英國政治傳統的價值，以及美化王權的由來，潘恩則直接提醒英國王權的由來是征服者威廉的武力。所以不論是君權神授說，或是社會契約說，都不是英國王權實際的來源。⁵⁰從這一點出發，他攻擊了英國王權的正當性，特別是美洲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這更是塑造出一個英國國王無權統治美洲的印象。

潘恩的主張事實上是十七世紀晚期以來啟蒙思想的延續，他並沒有提出新的理論，然而他的特殊地位是，他試圖將這些既有的理論以明白而實際的方式向人民表達。他看到美洲殖民地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人民正脫離蒙昧，而這地沒有強有力的傳統政權，唯一的權威是來自英國國王，而且實際上英國的

⁴⁷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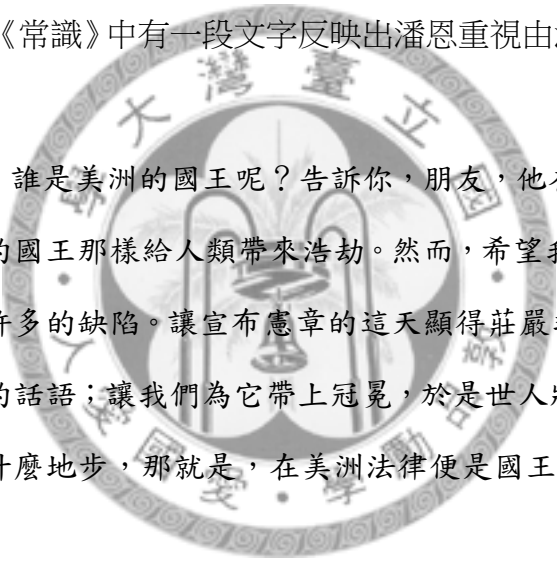
⁴⁸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25.

⁴⁹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5-8.

⁵⁰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13.

國家權力並沒有很徹底地在殖民地地上運作。此時，正是難得的機會，徹底擺脫過去由於武力而強加在人民頭上的王權，並且建立起一個正當的政府。所以潘恩撰寫這本《常識》意圖堅定人們的意志來對抗英國。同時更重要的是他要表達他對美洲殖民地前景的藍圖和看法。

潘恩呼籲美洲人民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所謂的權利是指自然權利，潘恩對自然權利的看法是從洛克而來的。潘恩的論點是奠基於洛克的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之上。他批評英國的憲政並沒有能限制住國王，而是被國王所掌控而順從國王的意志。在美洲情形則更是嚴重，因為他們在國會中沒有代表，換言之，他們並沒有出於自由意志與政府訂立契約關係，所以他們並沒有義務要順從於英國國會和政府。關於這方面，《常識》中有一段文字反映出潘恩重視由法律來治國的思想：



但是有人說，誰是美洲的國王呢？告訴你，朋友，他在天上統治著，而且不會像英國的國王那樣給人類帶來浩劫。然而，希望我們不會在俗世的節操上都顯出許多的缺陷。讓宣布憲章的這天顯得莊嚴非凡，讓這憲章出於神聖律及神的話語；讓我們為它帶上冠冕，於是世人將會知道，我們認可君主專制到什麼地步，那就是，在美洲法律便是國王。⁵¹

他強調憲章的設立，也提出了關於制憲的問題，包括代表應該如何產生等。同時他也認為這個憲章便是統治美洲的那個國王。⁵²換言之，他在這一點上追隨著洛克的思想，認定即便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也需要守法，一切以法為最高的依歸，而這個法應該是由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制定而成，這樣才可以體現出人民運用其自由意志而自願立下契約，也因此使主權達到所有人民之中，所有的人都有義務遵守法律。

⁵¹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28.

⁵²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p.26-28.

潘恩雖然住在美洲的時間不長，他的思想也未必完全符合當時其他支持美洲的人士的理念。然而《常識》一書在當年便有十萬本的銷量，可見對於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也代表潘恩的理念是可以被讀者所接受的。倘若當時宣布獨立前夕，美洲人民都支持獨立，潘恩也就不需要寫作本書了，或是假如支持獨立的人都意志堅定，也不會輪到潘恩這個社會中的邊緣人來寫作這本書。這本書的寫作和熱賣，反映出當時人們面對與母國之間開戰的徬徨與矛盾，同時也說明了這本書的出現是如何地滿足了許多人民內心的渴望。在一個動盪搖擺的時代，出現了這本立場堅定而言之成理的書，這本書看穿了人民的疑慮，也解答了人們的顧慮。另一方面，這本書的內容也反映出啟蒙思想對美洲大陸人民的影響，以及被廣為接受的程度。特別是對那些受到教育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是這場革命的主力，也是這本書的聽眾，這本書對他們的影響透露出他們這個階層接受啟蒙思想的普遍程度甚高，是以這本書才能激發起他們對英國的對抗意志。

在潘恩出版《常識》後不久，查默斯(James Chalmers)出版了《明白的真理》(*Plain Truth*)反對潘恩。他將潘恩比作是一個庸醫，對北美殖民地此時所遭遇的問題提出了無效的藥方，他認為這個庸醫會把「人民誘導到最淒慘的奴役之中」。⁵³他反對潘恩對英國憲法的攻擊，他認為這個憲法以及其缺失，正好是世界上所有人所欽羨和引以為榮的。英國憲法是王權、貴族制以及民主的混合體，沒有國王的控制，憲法就會「退化」成為民主。⁵⁴他跟潘恩所認同的良好政府有很大的差別。儘管在十八世紀大部份的啟蒙人士支持君主立憲，這也是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一開始也採取君主立憲制的原因，然而，潘恩比這些啟蒙哲士更進一步地信賴人民的判斷和能力，他在《常識》中主張的是更為純粹的民主法治制度。查默斯則不信賴民主制度，認為國王、貴族與平民的互相制衡才是穩定政治的良方。查默斯的觀點與當時十八世紀的歐洲的主流思想是比較接近的。

⁵³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hiladelphia: R. Bell, 1776), pp.10-11.

⁵⁴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p.11-12.

除了在制度上與潘恩有不同意見外，他也認為潘恩過於樂觀地看待與英國之間的戰爭。查默斯認為殖民地的人員不足，很難與強大的大英帝國對抗，而且比較繁榮的殖民地地區由於地形和位置的關係，不容易防守。⁵⁵如果要期待外國勢力的支援，他覺得是沒有指望的。因為能夠有力量支援殖民地的只有西班牙和法國，而這兩個國家都是擁有殖民地的專制國家，他認為他們不可能會願意支持一場由於追求自由而激起的革命，這樣有可能會激發他們自己的殖民地追求同樣的自由權利。⁵⁶所以他對戰爭的前景並不看好。相較之下，他認為跟英國持續聯合有無數多的好處，在適當的情形下持續依靠英國，就可以避免可怕的戰爭災難。如果跟英國和解，就可以把美國帶回到過去的幸福狀態。⁵⁷



⁵⁵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p.25-26.

⁵⁶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p.29-30.

⁵⁷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p.50-52.

第三章 帝國利益

柏克對帝國利益的討論

和當時其他的政治思想家不同，柏克並不自認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相反地，他反對在思考政治問題時太過依賴抽象理論。相較於理論，他更重視的是實際的狀況。儘管他確實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上述的代表權以及自由權利的論述，然而由於他大部分與美洲相關著作的目的都在於說服他在國會的同僚對美洲採取寬容和和解的態度，他在這些演講和文稿中更常見的是從大英帝國的利益出發思考美洲問題的影響。在 1774 年 4 月 19 日〈論課稅於美洲的演講〉中，他在演說的開始便開門見山地宣布在美洲殖民地課徵茶稅對國家以及帝國的和平與繁榮都是有害的。¹以這個觀點做為演講的開始，我們可以看到柏克主要用來試圖說服其他同僚的關鍵點可能不是在於權利問題，而是在於大英帝國的益處，從帝國的利益出發可以使他的論點對他的同僚而言更有正當性。

柏克從過去的經驗著手討論課稅的問題。當時在國會裡有一派認為如果撤銷茶稅，美洲人民會得寸進尺。他提醒他的同僚們，國會在 1766 年撤銷《印花稅法》時，美洲人並沒有藉著這個結果更進一步地要求撤銷國會在此之前在這個地區所課的稅收，甚至是撤銷任何一條稅則。相對地，當國會再次決定要增加課稅時，這些殖民地人民的心中才又充滿了新的怨恨和憂心。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美洲人民才開始對無論新舊的稅則展開爭論和質問。他認為，這樣的質問從最根本的基礎上動搖了帝國的結構。²

茶稅的源起是 1767 年湯申所提出的法案，這個法案的序言說明了，為了維持美洲當地的政府，以及其他衍生的目的，所以要向美洲殖民地徵六種稅。兩年後，當時的內閣，同時也是柏克發表這篇演說時的內閣，廢除了前五種稅，僅僅

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09.

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11.

留下茶稅。柏克質疑如果當初認為不應廢除印花稅，那為何現在又將這五條稅撤銷。如果正如這個法案的序言所說，這個法案的目的是維持當地政府的運作，那麼單單留下茶稅又怎能達到這個目的？³此外，從貿易的角度來說，徵收茶稅阻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茶業的銷路，美洲茶葉的走私也因此增加了，結果是除了英國本身以外，其他許多國家都因此而在貿易上得到利益。而且為了徵收這筆茶稅使得殖民地的人民被激怒，大大增加了徵稅的困難，因此柏克認為放棄其他的稅收而刻意留下茶稅對國家的財政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也因此他主張完全撤銷1767年的這個法案。⁴

西爾斯巴羅勳爵(Lord Hillsborough)，負責殖民地事物的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在1769年5月9日一封公開信中向人民保證當時的內閣，「從來都無意為了籌促歲入而計畫讓國會向美洲進一步徵稅。他們目前的計畫是等到國會下一次開會時，要提議撤銷玻璃、紙張和顏料的關稅，因為他們認為課加這些稅是違背商業的原則的。⁵」柏克認為這封信反映出了內閣的矛盾，這封信在柏克看來暗示了內閣也認同向美洲課稅以籌促歲入是一件不正確的事，而這正否認了將來再對美洲課以這種歲入稅的可能性。而且在這封信中提到撤除其他稅種是為了商業因素，如果真的是這樣，何以不一併撤掉茶稅，又何必在信中說這是要重建相互間的信任與情感，這正指出了撤銷其他稅種有政治上的目的。柏克舉曼島(Isle of Man)的課稅為例，國會對曼島課的稅跟美洲殖民地相比之下種類更是繁多，為什麼沒有因為商業因素而撤銷玻璃、紙張與顏料等稅？他認為這是因為美洲人起來反抗而曼島人沒有。換言之，真正的因素是政治的，而非商業的。他呼籲內閣依照他們在這封信中所公開宣揚的意念，放棄為了歲入來課徵茶稅。⁶

柏克認為英國殖民地政策的基石《航海條例》(the Act of Navigation)向來都

³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14.

⁴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14-416

⁵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19-420.

⁶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24-425.

是純粹商業性的方針。英國透過《航海條例》在殖民地上建立起一個壟斷性的商業體系，任何的貿易都不能超出其限制，英國商人由此獲得了大量的利益。柏克譴責政府不應該在徵稅的同時還要保持這種壟斷性的商業體系，而是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否則最後會傷害到英國商人甚至是帝國的利益。英國一開始便以《航海條例》來限制殖民地的貿易，美洲人民也一直在忍受這樣的壟斷性貿易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帝國跟殖民地一直都是欣欣向榮。⁷

然而在七年戰爭之後，英國決定在殖民地增加駐軍，增加駐軍需要新的財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湯申(Charles Townshend)給了國會一個希望，也就是從美洲殖民地取得歲入，之後的格倫威爾內閣也持續在這個議題上面作規劃。在七年戰爭後期以及之後，美洲的貿易量有著極大的成長，非法的走私貿易也隨之水漲船高，格倫威爾便利用《航海條例》更進一步地加強對美洲貿易的限制，之後又在 1764 年通過了美洲歲入法案(American Revenue Act)，從此美洲除了處於一個由英國壟斷的貿易體系外，也同時被賦予徵收歲入的重任。柏克認為，這樣對待美洲殖民地人民會帶來恐慌，特別是在七年戰爭過後，美洲當初為了維持軍隊除了向帝國輸捐外，也背上了巨債。柏克引用麻賽諸塞總督伯納德的信：

現在不是這樣課稅的公平時機。如果是在美洲有能力的時候，我並不質疑美洲殖民地應該分擔大英帝國的花費。我相信，美洲人民也不會在適當的時間懷疑這一點。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美洲政府已經因為最近的那場戰爭而負擔了很多的債務，這需要好些年的時間才能清償，在這期間為了清償債務而徵收的稅已經很重了。以本殖民地政府為例，為了清償債務，每年徵收了 37500 英鎊的稅，而且即使這樣下去，要完全清償債務也還需要 4 年的時間。⁸

⁷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26-429.

⁸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35-436.

柏克認為這樣的負擔對美洲人民來說，是太沉重了。柏克回憶 1765 年當他擔任羅金漢的私人秘書時，許多商人、工廠主、殖民地總督和軍隊的指揮官，都紛紛上書羅金漢勳爵表示他們的反對。於是後來，這個法案和《印花稅法案》就都撤銷了。⁹

在國會中有人認為撤銷《印花稅法案》正是後來一切騷亂的開始，柏克舉出實例證明了這是錯誤的說法。事實上，在法案撤銷以前就已經有騷亂了。相較之下，在法案撤銷後的動亂比之前的要輕微許多。¹⁰後來，1767 年《湯申法案》的提出使帝國的美洲政策又進入了新的局面，這也是此時此刻的柏克所面對的主要課題。柏克認為 1767 年《湯申法案》的序言以及西爾斯巴羅勳爵的公開信，兩者之間充滿了矛盾，所以他主張繼續堅持那篇序言的精神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實際上茶稅不能達成這篇序言所主張的成果。既然此時美洲已有了很大的騷動，他認為英國政府應該先退一步，如果因為英國的讓步而讓美洲殖民地平息下來當然是最好，如果美洲殖民地人民反而要求更多，那麼到時候就有更大的正當性來動武，也能爭取到更多殖民地溫和派人士的支持。¹¹

柏克呼籲政府回到老原則：用貿易條例來約束美洲，而不是稅收，這樣才符合審慎的原則。如果將主權無限延伸，最後會演繹出一套雖然十分巧妙但是卻被人民所厭惡的理論。結果會迫使被壓迫的人用同樣的推理來質疑你的主權的正當性，這樣對國家一點益處都沒有。¹²

柏克的論述一直都圍繞著這個主題，也就是審慎地考量國家的利益。他認為國家的利益就在於帝國境內的寧靜與平安，貿易的發達。他之所以反對對美洲課稅，是因為他認為對美洲課稅會帶來騷動和爭論，這些騷動和爭論最終會發展成對帝國權威的質疑和反抗，這樣一來對帝國整體而言是不利的。

在波士頓傾茶事件後，英國國會在 1774 年 5 月到 6 月之間通過了一系列的

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38.

¹⁰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p.444-445.

¹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56.

¹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58.

《強制法案》(Coercive Acts)，關閉了波士頓港，直到賠償完傾茶事件造成的損失，同時也修改了麻薩諸塞憲章，剝奪了原本賦與人民的參政權，將麻薩諸塞議會改為由總督任命，這些法案在美洲殖民地造成了恐慌的氣氛。1774年9月，來自12個殖民地的代表齊聚在費城，最後通過了一篇《權利宣言》(Bill of Rights)，宣稱美洲人既然是英國的臣民，便應該享有英國人所擁有的所有特權。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強制法案》，在撤銷之前，殖民地停止與帝國的一切貿易。正當戰爭的威脅愈來愈強烈，柏克試圖阻止事情朝著戰爭這個方向發展。¹³他認為國會需要真正提出解決美洲問題的具體方案，也讓人民看到政府對殖民地的統治原則有著一個清晰而明確的觀點。他所提出的第一個原則便是和平。他所謂的和平不是經由戰爭而獲得，也不是透過談判而獲得，也不是透過挑起各方的矛盾而得到的表面上的和平，更不是透過法律判定而獲得的和平。他說：

這是簡單的和平，透過自然的途徑，在他原本的地方就可以找到的和平。這是在和平的精神中，按照純粹的和平原則建立的和平。我認為，藉著消除不合，並重新恢復之前殖民地對其母國毫不懷疑的信賴，給與你的人民永久的滿足(不要想要分化而治之)，使他們在同樣的法案以及同樣的利益的紐帶下互相調停，並與英國政府和解。¹⁴

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消除不和的原因，而不是用更多的心機或算計來試圖使對方屈服。他說：「精巧的政策，帶來的通常是混亂」。¹⁵所以他主張英國政府應該作出主動的讓步。他從幾點上來分析為何英國需要跟美洲和解，首先，在人口上，美洲殖民地人口眾多，而且還在成長中。美洲殖民地人口的繁多，說明了國會不應該輕率對待這個地區，也不能不予以法律上的重視。要處理的對象是如此的龐

¹³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576.

¹⁴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08-109.

¹⁵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09.

大，應該要加倍謹慎。¹⁶其次，在貿易上，美洲殖民地的貿易量一直不斷地成長，柏克在演講中提出了確切的數字，說明了從十八世紀初到 1770 年代為止，美洲殖民地的貿易量大幅成長，1704 年對美洲殖民地的貿易量佔英國的總出口額的十二分之一，到了 1772 年，已經佔了三分之一。可見殖民地貿易對英國來說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是要更謹慎的處理殖民地問題。¹⁷美洲在各方面的蓬勃發展顯明了英國與美洲的關係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所以應該盡一切努力與美洲和解。

柏克認為，既然事已至此，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這樣的精神是值得讚揚的或是該受譴責的。而是在於英國政府應該如何去對待它。柏克認為絕對不應動武，因為武力是一種無力的方法。首先，即使打贏了，你也難保不會有繼續鎮壓的需要。其次，如果和解不成，你還有武力作為後盾，但是如果武力失敗了，那也就沒有和解的希望了。最後，戰爭會消耗大量的資源，不只是美洲的，同時也會消耗帝國的資源，結果會是兩敗俱傷。而且即使獲得勝利，得到殘破的美洲對帝國也沒有太大的益處。¹⁸柏克十分質疑英國是否具備這麼龐大的資源可以應付在如此遙遠的地方的戰爭，而且這場戰爭恐怕不是很快可以結束的，戰爭持續得越久，法國勢力就越有可能介入，英國是無法同時與這麼多結合起來的勢力抗衡的。¹⁹如果英國堅持要以武力解決這個問題，而北美殖民地也堅持要獨立，那國會也要考慮要如何才能在美州維持一支 26000 人的常備軍以及 70 艘軍艦。²⁰為了要課北美殖民地的稅，花費這麼大的代價，這樣值得嗎？對他們徵稅可以彌補這些花費嗎？如果這些強制的手段只會使得爭論一直持續下去而不得安寧，那麼放棄一小部分的權利以維持自己對殖民地的主權，不論是對美洲的自由或是帝國的安寧而言就都是很重要的事。²¹他認為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英國國會有沒有

¹⁶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11.

¹⁷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12-114.

¹⁸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18-119.

¹⁹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p.186-187.

²⁰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1.

²¹ Edmund Burke, "Seco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 p.193.

權力使人民痛苦，而是，讓他們幸福是否合乎英國的利益。他力求恢復殖民地的穩定與安寧。所以他說：

因此，我的想法是，先不去考慮這是放棄權利還是給予他們恩惠，允許我們殖民地的人民享有憲政的好處。藉著將這允許寫在國會記錄裡，讓他們獲得最有力的保證，知道我們想永遠遵循這制度化的放任政策。²²

柏克舉了愛爾蘭和威爾士為例，認為英國政府的權威和其給與人民的自由權是相輔相成的，一旦給予了這個地方人民自由權，英國政府的權威也就隨著進入這塊土地。所以如果要更有效地統治美洲，就必須給予美洲人民自由權。²³

後來戰爭正式開始之後，柏克對美洲事務的基本態度仍舊是反戰的。他認為：

我們一直都反對這場內戰，不是因為我們覺得不會贏，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在這樣的一場對抗中，勝利只會改變我們衰敗的模式，而且會讓我們比較感覺不到，而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我們害怕我們會成為陰謀中的受害者。了解到和平的寶貴，以及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所追求的不值一顧的價值，我們希望國家能安定下來，不是藉由外國軍隊，而是在我們國內政策中的審慎規劃。²⁴

在〈對國王的演講〉中，柏克重申這場戰爭即便能帶來勝利，也是付出極大代價換來的，並不值得。而且這種對殖民地人民的敵意會進一步破壞同胞間與生俱來的情感，即使帝國在戰爭中獲得勝利，也會使得不列顛民族之間留下一道裂痕。戰爭造成的傷害還不僅於此，這場戰爭的規模早已超出當初所預期的，所造成的

²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36.

²³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p.139-140.

²⁴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260.

傷害亦然，無論如何是再也回不去戰爭之前的狀況了。²⁵柏克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提出了一連串的批判和檢討。談到雙方爭執的來源，他說：

當任何政治實體附屬地與另一個政治實體聯合，這種聯合的一大危險就在於居上位者的傲慢和自以為是，在有爭吵時總是偏向自己。如果居下位者能相信，在居上位的政體中，有一些人士會因為他們的黨派傾向或是政治觀點而抵抗這種盲目而專橫的偏狹，他們的恐懼會大為減輕。²⁶

他認為權威要維持，有這樣的一股力量來保護居弱勢者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居弱勢地位者感到心安。當初殖民地也確實曾從一開始就向英國政府求助，表達自己的希望，然而英國卻高高在上地拒絕了殖民地，才導致此時的局面。柏克從一開始念茲在茲的就是要維持帝國主權和體制的完整，這樣才是對整個帝國來說都是最有利的。²⁷他代表羅金漢輝格派對國王宣布：

大英帝國正經歷瓦解的危機。在持續的努力後，我們發現我們無法對抗也不樂見這些年來造成和煽動這場失序的行動。我們所有的努力都證明只是徒勞，我們現在害怕會由於爭論而激起那些無法以理性來安撫的激情。我們無法容忍自己以看來默許的方式來支持對自由和帝國的團結而言致命的措施。²⁸

他們所做的一切措施和建議，都是為了維持帝國的團結，以獲得帝國最大的利益。

²⁵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p.301, 304.

²⁶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09.

²⁷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14.

²⁸ Edmund Burke, "Address to the King," pp.275-276.

殖民地人民對帝國利益的看法

無論是要說服英國國會取消這一連串的法案，或是要說服其他人同意國會的徵稅權，往往都是從對帝國利益的考慮作為出發點。正如同在第二章中曾經提到的，即使是主張國會不應向殖民地直接徵稅的人們，也同時強調國會對殖民地所擁有的主權是無可質疑的，而且也訴諸帝國整體的利益。霍普金斯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國會不對美洲殖民地徵稅，殖民地就免除了他們所應負擔的維持政府所需的費用了嗎？」對於這個問題，他反問：「難道殖民地沒有固定的提供殖民地內部政府所需的花費嗎？」而且：

每次遇到國王要求，殖民地不是都會開開心心地為了公共的服務而捐錢嗎？這不是最容易、最自然，也最合乎憲法的方式來向殖民地徵收金錢嗎？²⁹

霍普金斯認為不需要使用國會當時所使用的這種強制的方法，一樣可以徵收到稅收，這對帝國整體而言是有益而無弊的。³⁰迪金森認為，殖民地的繁榮是建立在依附大英帝國之下，他希望英國要回歸到舊的方向上以促進人民更大的福利。³¹他認為過去英國總是採取溫和的行動，也總是在維護他人的自由，現在英國卻要剝奪自己孩子的特權，這是在與自己的繁榮作對。³²

贊同國會徵稅做法的殖民地人士也同樣傾向以帝國整體的利益來作為論點。在 1773 年 11 月 18 日在《利溫頓的紐約通訊者》(*Rivington's New-York Gazetteer*) 一位化名波皮里克拉(Poplicola)的作者認為當人在公民社會中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共同的利益，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了這個共同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當英國國

²⁹ Stephen Hopkins,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 pp.21-22.

³⁰ Stephen Hopkins,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 p.22

³¹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p.16-17.

³²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27.

會授予東印度公司茶葉的獨佔權時，東印度公司正處於危機之中，如果東印度公司倒閉，對美洲和帝國的貿易利益都會造成很大的打擊，所以國會才授予其獨佔權。這個作者認為為了國家的利益，應該要接受這個作法。³³在 1773 年 4 月 29 日的《維吉尼亞通訊》(*Virginia Gazette*)一位匿名的作者認為當前所遇到的大問題是，要如何才能維持英國與美洲的聯盟？他認為答案很簡單，共同利益是聯盟的紐帶，各自國家的人民都需要認知維持聯盟是最符合他們共同利益的方式。將這兩個國家之間的聯盟與和諧建立在自由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這樣一來，大英帝國就會繼續穩固地結合在一起，並在下個世代持續繁榮。³⁴查默斯也強調與大英帝國結合會為美洲帶來無數的好處，而且英國軍隊必定會獲得勝利，所以美洲不應該尋求獨立。³⁵



³³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p.296-297.

³⁴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p.342-343.

³⁵ James Chalmer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p.50-51.

第四章 審慎的行動

綜合上面幾章的討論，可以發現無論柏克在談論什麼主題，他都依循著「審慎」(prudence)的原則。當他在探討課稅權和代表權時，在主權的觀念上，他其實認同國會當然擁有課稅權。他之所以反對諾斯內閣的原因，是在於他認為維持帝國的平靜才能為帝國帶來最大的利益。為了避免給殖民地過重的負擔，他主張國會的課稅權不應該成為常規，而是必要時才採取來維繫帝國的工具，而不是籌款的手段。¹他認為既然現實的情況都已經顯明難以由國會直接徵稅的方式從美洲獲得歲入，也就不需要太過堅持而造成更多的損失。²他說：

在這件累積許久的事情上，你是要遵循有益的經驗，還是有害的理論；你是願意把政策建立在想像上，還是在事實上；你是願意享受現在，還是寄望未來；你是想讓你的臣民滿意，還是不滿。³

他同意在理論上，國會是擁有課稅權的，然而如果實際執行會造成騷亂，那麼就需要審慎的考量，找出可以維持主權，同時也維持殖民地的平靜的政策。他在實質代表制議題上的矛盾，正是為了找到這種妥協的政策。他打從心底不能反對實質代表制，因為那是英國國會權威的基礎，然而他也不能支持這種實質代表制的無限延伸，因為美洲已經因此產生的騷動。於是他選擇限制實質代表制的適用範圍，以為美洲殖民地解套。這正反映出他的政策的實用主義傾向。

為了維持帝國主權的完整，他認為應該要審慎地使用帝國的權威，因為如果沒有顧及到人民的公意而一意孤行，那這權威終究會難以實行。如果英國所主張的主權與美洲人民所要求的自由不相容，那美洲人民會「將你的主權甩在你的臉

¹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60.

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62.

³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52.

上」。⁴所以他主張將課稅權授予殖民地當地的政府，由他們當地所選出來的議員來立法徵稅。如此一來，不僅不會違反「沒有代表便不得徵稅」的原則，也可以為國家帶來歲入，在柏克眼中這種作法雖然會使國會失去了一些權利，但是實際上也能獲得一開始便企圖獲得的目標，也就是歲入。

當他在討論美洲人民對自由的主張時，他認為北美殖民地人民所主張的權利，是英國憲法所賦予每一個臣民的，要謹慎小心地維護。他之所以堅持為美洲的權利辯護，是因為他害怕當美洲被逼到絕境時，就會要求脫離帝國，對帝國整體而言，一旦美洲人民開始為脫離帝國而行動，那帝國的利益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美洲殖民的不論在人口上或是貿易上，在帝國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不可能讓美洲和平地脫離帝國。然而如果要以軍事力量來鎮壓美洲的人民，他也認為是有失審慎的，由於距離遙遠再加上美洲殖民地幅員廣闊，與美洲殖民地作戰會耗費大量的資源，即使獲勝，也需要維持大批軍隊駐紮以防騷亂，這將需要大筆的經費，如果打輸了，英國勢力退出，而其他歐洲國家勢力便會趁機伸入北美殖民地，無論如何都會造成帝國的損失。所以柏克所提出的策略就是要避免走到這一步。他認為：

所有的政權，所有人類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種美德以及每一種審慎之舉，都是以妥協和交易為基礎。我們權衡各種不便；我們有捨有得，我們放棄一些權利，而得以享有其他的權利。⁵

在利益的權衡之下，柏克認為應該作出所有可能的讓步，以免事情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在他的心中，殖民地和英國的穩固結合會確保帝國持續的繁榮與發達。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才作出了這麼多的努力，呼籲國會採取符合審慎原則的行動，他提醒國會，「我們都同意在美洲是徵不出歲入的，利益都得不到了，

⁴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58.

⁵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57.

為什麼不除去惡名。」⁶即使戰爭開打了，基於審慎的原則，他仍然希望英國與北美殖民地和解，因為他寧願看到一場沒有戰爭的獨立也不願見到這場獨立戰爭，柏克認為美洲的人民對英國有著特殊的情感，如果維持好關係，即使美洲成為獨立的國家，英國在貿易上、政治上仍舊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

當事情已經變得不可收拾時，他難掩心中的失望，告訴他的好友歐哈拉「所有我們對於與美洲和解的願望恐怕已經結束了。」在沮喪之餘，他寄給歐哈拉的信中有一段十分耐人尋味的話：

你看我們正在從事一場內戰，僅有一些些微的和平希望，以我的愚見，我想是無法再回復到過去的信賴以及帝國各處的和諧了。我確信我已經盡我所能地，用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榮譽而平安的詞彙，也就是給他們我們的憲法，或是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能想像我真的會認為課稅權和立法權在理論上是分開的嗎？我對此沒有意見…

當戰爭開打，他知道北美殖民地與英國母國的關係是再也無法恢復到過去的關係了。他也認為他已經盡力了，盡力做什麼呢？盡力在憲法中找到能讓他們安心的，對他們的處境有利的論述。他特別告訴他的好友，他當然不認為課稅權和立法權是應該分開的。他接著說：

國會對殖民地的權力從來沒有被限制，因為除非藉由特殊的慣例怎麼能限制呢？而這樣的特殊慣例是不存在的，但是理性以及事物的本性，以及殖民地的成長，應該都讓國會對於運用自己的權力做出限制…當一個人談論實際操作時，他們必須根據情況來行動。⁷

⁶ Edmund Burke,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 p.462

⁷ Ross J. S. Hoffman,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p.589.

柏克坦承他竭盡所能所想要追求的，就是帝國內的和平，對於最後事情還是朝向戰爭發展自然是十分失望。然而這段話也顯示出柏克思想中的一大重點，就是審慎的根據實際情形而行動。如果課稅權和立法權可以不用分離，他就不會這樣主張，當實際情況需要時，他寧願接受課稅權和立法權的分離。

即使他在寫給歐哈拉的信中已經展現出失望的語氣，在草擬〈對國王的演講〉以及〈對殖民地人士的演講〉兩篇文稿時，柏克仍然為了和解的一絲希望而奮鬥不懈。在寫給布里斯托行政長官的信中，他也認為「假如有必要，我願意多犧牲一些，犧牲什麼都可以，只要能避免一場沒有好處、沒有希望，也不合倫理的戰爭。」⁸

柏克在討論美洲政策時，顯然是以帝國的團結與和平作為其核心關懷。之所以如此，是出於他對於審慎原則的堅持。他認為在決定對殖民地的政策時，應該要審慎地考量該政策所會帶來的結果。如果向殖民地徵稅能有益於帝國，柏克是不會有理由反對向殖民地徵稅的，然而實際情況是，對殖民地的徵稅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從一開始便認為局勢的發展會使帝國喪失利益。儘管他所提的解決方案似乎都圍繞著課稅權的議題，然而藉由放棄徵稅權，柏克真正企望獲得的，是以審慎的行動將美洲維繫在帝國的主權內，並維持帝國內部的團結與寧靜，他認為對帝國而言，這會帶來最大的益處。

⁸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p.323.

結語

是否正如克拉克所言，柏克忽略了或沒有正確認識美國革命的激進性，或者說，對於脫離英國的意圖？經過前三章的探討，可以發現在課稅權和代表權的問題上，柏克與殖民地反對國會徵稅的人們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實質代表制並不適用於美洲，然而他們也都同意國會對殖民地有至高的主權，依照英國憲法的精神以及慣例，不能不經人民的同意就逕行課稅，所以殖民地人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由他們自己所選出的代表來課稅。換言之，依照殖民地的輿論並不認為繳稅是不應該的，問題是在於徵稅的主權是從何而來，他們認為如果開了這個先例，他們其他的權利也會隨之失守，於是他們死守著這個有代表才能課稅的原則。柏克也認為，讓美洲以輸捐的方式提供帝國所需的經費是最為妥當的方式，假設國會授權殖民地議會來徵稅，一方面可以滿足殖民地人民所主張，沒有代表就不得課稅的原則，同時帝國也可以以一種安全而確定有效的方式獲得歲入。

柏克對自由的定義並非很清楚明確，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他反對太過抽象地討論自由這個概念。以光榮革命所揭示的原則為基礎，他認為人民所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就內含於英國憲法之中。所以他反對任何破壞 1688 年所立下的規則的行動，也因此他對於北美殖民地人民所主張的自由，會覺得難以找到反駁的理由。潘恩在其《人權論》(*Rights of Man*)的序言中表示對於柏克在法國革命一事上的觀點感到生氣和失望。¹其實雖然他們在美洲議題上支持的對象一致，也因此成為好友，然而觀點卻是有很大的差異。潘恩所大力抨擊的英國憲法，在柏克眼中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潘恩以法律為美洲的君王的主張，和柏克所尊崇的英國混合政體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兩者都傾向支持美洲，卻有著截然不同理由。潘恩是寄望美洲的獨立可以建立一個按照啟蒙的政治思想塑造成的一個理想

¹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p.59.

國家，柏克則是因為同意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確實被國會的立法所侵犯，他寧願維持 1688 年的革命所建立起來的自由權，也不願看到美洲被強制地破壞憲法上所賦予的自由，所以在無可奈何之下，才寧願看到美洲殖民地的獨立。換言之，潘恩認為美洲人是生而自由，也就是說他們的自由權是天賦的，在柏克的觀點裡則認為美洲人的自由是由法律所賦予的。剛好在兩種情形下美洲人民的自由都被破壞了，所以兩者才剛好走到了一起。到了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這種不同的觀點呈現得更為明顯而終於導致兩人的決裂。

儘管克拉克認為柏克似乎不夠清楚地意識到美洲人民對獨立的渴望。然而根據目前所讀的文本，儘管美洲確實有可能在民間瀰漫著一股獨立的渴望，但是直到潘恩的《常識》為止，在宣傳小冊或是其他的文獻中確實看不出來明顯地對獨立的渴望和追求。即便是在大陸會議中一開始便贊成獨立的傑弗遜，在文章中也仍然充斥著對與英國和解的渴望。這種情形並不難解釋，畢竟即便他們認為獨立可以帶來更大的自由，但是宣布獨立便意味著必須與當時西方世界最強大的軍事武力對抗。就如同柏克所說，如果他們可以保有自由，獨立是不合乎他們的利益的。即使是受到壓迫了，他們還是不見得會認為為獨立而戰可以帶來更多的自由和利益，直到最後國會對殖民地的壓迫變本加厲，連基本的立法機構都被廢除了，殖民地的大陸會議才終於能比較一致地決定宣布獨立。如果連大陸會議都到 1776 年才能決定要宣布獨立，那麼將錯估美洲人民獨立的傾向的罪名置於柏克身上似乎也有些強人所難，畢竟當柏克在 1775 年發表兩次演講主張國會與美洲和解時，美洲人民實際上也並沒有普遍地主張獨立於英國之外，更何況柏克擔任的是紐約殖民地議會在國會的代理人，而紐約殖民地在大陸會議中向來是保王派的，所以他能接受到關於獨立的聲音必然有限，也必不至於會認為獨立在北美殖民地是普遍性的要求。

儘管柏克在他的演講及文稿中不斷地使用各種不同的理由及角度來反對內閣的徵稅政策，然而他心中的核心關懷，還是帝國的利益。柏克作為一個國會議

員，他的論述從帝國的角度出發，力求維持帝國疆域上及權威上的完整，因此他主張不要與美洲殖民地起衝突，因為美洲人口眾多，人口素質也高，距離英國本土遙遠，一旦起了衝突對帝國會是很重的負擔。

柏克是一個很實際的政治家。他所有的思考都圍繞著議題的本身：這個議題是怎麼來的？怎樣可以讓帝國在其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什麼方法是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法？而實際上，美洲事務的走向也大多按照他所預期的發展。當他的政敵認為加強壓迫才能讓美洲屈服，他預期壓迫會使得美洲往前大步邁進，結果美洲也果然一步步走向獨立。柏克很清楚，一旦美洲人民自由的精神被激起，要留在帝國內的機會就不大了。也因此，當人們質疑他想讓美洲獲得代表權時，他明確表示他沒有這個念頭，也不認為美洲會接受這個方法。因為獲得代表權只會讓課稅被正當化，對美洲財政的重擔是毫無幫助的。²那麼柏克的目的為何呢？明知如果不給予代表權，這個地方永遠不會真正內化成帝國密不可分的一份子，就如同他所提愛爾蘭和威爾士的例子。而且他也很清楚美洲不會接受代表權，那不正表明了美洲遲早會獨立。柏克意圖讓美洲脫離的過程更為和平，時間點更往後延。因為這樣對帝國來說傷害可以降到最小。

綜觀柏克的美洲政策，可以看出他的中心思想建立在光榮革命的原則以及帝國的整體利益上，為了維繫帝國的整體利益，他主張要以審慎的態度對待北美殖民地對國會向其課稅的反彈聲浪。即使要犧牲一些國會的部分主權，他也認為需要將北美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維繫在帝國體制裡面。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柏克也認為美洲所持的自由概念與輝格黨關於自由權的理念不謀而合。所以他在捍衛美洲的權利時，其實也是在捍衛輝格黨對自由權和英國憲政的理念。也就是說，他的關懷的對象不僅是美洲，更是英國。特別是當他在論述國會對美洲自由的侵犯時，往往也會連結到英國本土上，這當中存在著一種假設：當美洲失去他們的自由後，接下來就輪到英國本土了。因此，他反對破壞美洲人民的自由精神，

² 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p.145.

力求保持這種精神。

克拉克認為柏克對於美洲的認識是很空幻的，然而經過本文的討論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柏克基本上確實掌握住了美洲人民所作出的要求。認為他沒有正確的認識到美洲普遍上對於獨立的渴望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除了在一些理論的細節上，很顯然柏克比較不傾向將權利的論述無限延伸，然而在實際事務上，柏克與北美殖民地人士的主張確實是十分接近。我們需要注意到，獨立與否的問題在美洲一直都是充滿爭議的，即使是抗議徵稅權的這些宣傳小冊子，在主權議題的立場上也都持保守的態度。為了避免被認為是叛亂份子，即使有獨立的渴望，也不會敢於訴諸文字。美洲當時的情形如何，是否真的有普遍的獨立渴望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即使殖民地確實是普遍傾向獨立，在缺乏文字證據的情形下，沒有去過美洲大陸的柏克也是很難感受到。雖然如此，他在他的文章中也確實提出警告，一旦國會的措施對美洲不留餘地，他們會被迫起而脫離英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住了美洲的風向。如果美洲對獨立的渴望是普遍而穩固的，潘恩就不需要撰寫《常識》來倡導美洲應該獨立，並為後來的《獨立宣言》建立民意基礎。如果不是議會被解散，港口被封鎖，讓本來仍徘徊於兩個陣營之間的人不得不轉向徹底的獨立一途，北美殖民地會有什麼樣的發展，仍舊是未知的。然而柏克所主張的審慎的美洲政策，也終究是沒有被採用，而正如柏克所警告的，國會的政

策也終究造成了美洲與英國分離的局面。

引用書目

原始史料

Bland, Richard. *The colonel dismounted: or The rector vindicated.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s Reverence: containing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lony*. Williamsburg: Joseph Royle, 1764.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 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 Relative to That Event. In a Letter 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Paris*. London: J. Dodsley, 1790.

Burke, Edmund.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Vol. II and VIII. London, 1826.

Burke, Edmun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London: Clarendon, 1981.

Burke, Edmun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III, edited by Warren M Elofson and John A. Woods. London: Clarendon, 1996.

Chalmers, James. *Plain truth;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containing, remarks on a late pamphlet, entitled Common sense*. Philadelphia: R. Bell, 1776.

Copeland, David A. ed.. *Debating the Issue in Colonial Newspapers: Primary Documents on Events of the Period*.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Dickinson, Joh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David Hall and William Siller, 1768.

Dulany, Daniel.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New York: John Holt, 1765.

Hopkins, Stephen.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 Providence: William Goddard, 1765.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Joyce Appleby and Terence B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Otis, Jame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Boston: Edes and Gill, 1764.

Paine, Thomas.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論文

Clark, J. C. D.. “Edmund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77): Or How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late to the French?” *An imaginative Whig: reassess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Edmund Burk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Ian Crow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5: 71-92.

Kirk, Russell. “A Revolution not Made, but Prevented”, in *Edmund Burke: Appraisals & Applications*, edited by Daniel E. Ritchi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89-102.

Mazlish, Bruce.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of Edmund Burk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0, No. 1, Jan., 1958: 21-33.

Pocock, J. G.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ke’s Analy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5, 1982: 331-349.

楊肅獻，〈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台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8 年 12 月。

專書

Bailyn, Bernar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rewer, John.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Clark, J. C. D..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ickinson, H. T..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Methuen, 1977.
- Hoffman, Ross J. S.. *Edmund Burke, New York Agent: with his Letters to the New York Assembly and Intimate Correspondence with Charles O'Hara 1761-1776*.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 Kammen, Michael. *A Rope of Sand: The Colonial Agent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Kammen, Michael. *Empire and Intere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J. B. Lippincott, 1970.
- Lock, F. P.. *Edmund Burke* vol.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Edmund Burke: Appraisals & Applications*, edited by Daniel E. Ritchi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 Macpherson, C. B.. *Burke*. Oxford, 1980.
- Morley, John. *Edmund Burke,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1867.
- Morley, John. *Burke*. London, 1879.
- O'Brien, Conor Cruise. *Great Melody: A Thematic Biography and Commented Anthology of Edmund Burk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O'Gorman, Frank.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 Olson, Alison Gilbert. *Making the Empire Work: London and American Interest Groups 1690-179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ood, Gordon S..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